

發此心。如前所說捨諸欲事。如是捨離羶色身故發厭離心。彼時即得身中所有虛空無邊分別。於此一切色相。又色相內及樹木等所有諸物悉皆分別。無邊虛空。得如是等一切色處。明了分別無邊空已。即證勝處而有偈說

如是微妙大梵處

一切無相常無言

智人說彼解脫因

即此名為涅槃果

爾時阿羅邏說是語已。白菩薩言。仁者瞿曇。此即是我解脫之處。及其方便。我今為仁顯示已訖。仁若心意喜樂此法。如我所說。仁可領受。而說偈言

如是清淨解脫法

我今知已復廣宣

仁者心意若喜歡

唯願依此領納受

時阿羅邏復更說言。乃往昔時耆沙仙人。隋言。求勝。昆踰闍那仙人。別老。波羅奢羅仙人。他箭等。及餘諸仙皆共稱說是解脫法。亦復同乘此解脫法。而得解脫。仁者既是大智丈夫。堪行此法。行此法已。能得善處解脫報果。爾時菩薩

聞阿羅邏仙人所說梵行之法。受持而行。欲沙門行求沙門果。故行此法。即便證知。而菩薩從阿羅邏口下聞說法已。信行此法不違不背。亦復不言我先自知。但受持已。思惟此法。增進更發堅固智心。求於勝處。既見勝處。亦不生慢。譏毀彼仙。但自思惟。非獨阿羅邏有此信行。我今亦有如是信行。非獨阿羅邏有精進行。正念三昧及諸智等。我亦有之。乃至智等。我今可求如阿羅邏所知證法已。向他說分別顯示。及作勝處。爾時菩薩於阿羅邏所說法行皆悉證已。知見而行。然菩薩聞彼等諸法。無多勤

勞。須臾時頃而盡得之。如行能說。宣通顯示一種無異。爾時菩薩即更前至阿羅邏邊。作如是言。尊者阿羅邏。尊能如是自證法智。向他人說。所謂求生無想之處。作是語已。時阿羅邏報菩薩言。長老瞿曇。如是法智。我自證已。向他顯說。宣通開示。菩薩復言。我從尊者聞此法已。如尊所說。我信知行已。證此法。若有智者。知行境界。亦應不捨如此之法。但我所見此法。雖妙未盡究竟。所以者何。我意如是。觀察思惟此法。猶有變動之時。但此境界本性如是。知已此智。雖是無智。更欲生別其餘諸法。然尊者說。雖言我得清淨解脫。若分別觀。是因緣法。遇緣還生。非真解脫。猶如種子非時。而種藏在地中。若未順時。無有水雨。芽則不生。若依時。種潤澤調適。諸緣具足。和合則生。今此亦然。但以無智者於愛業。如是等法。捨已分別。言我解脫。但有著我。皆悉須捨。即便捨。是無智愛等業。無合處。此等捨已。雖得勝前。未至真處。但行分別。有我之處。彼等微細三事。會有。以彼微細諸煩惱。故復更別有不用之處。壽命長遠分別。故言我得解脫。而說偈言

因諸過患微細故

所以受不用處身

壽命劫數既久長

便即說我得解脫

菩薩復言。如尊前說。我已捨我。既自稱言。我已捨我。是則不名真實捨我。若依分別未解脫者。彼不可言無有患累。以是當知有患累處。亦不可言得於解脫。無我之處。有我之患。不可作異。猶如火色熱。熱不離色。色不離熱。此二各體。以先無故合。若有者無有是處。如我既然。一

切諸患悉皆如是。此解脫已。至於彼處。還復被縛。為以於智取境界故。彼滅色已。但有於識。彼知我識。即名是有。以是有故。不名解脫。是我悉檀境界大小。如是知彼。還得如是求勝處所。以是義故。何須分別。此我非我。如木如壁。重重相捨。既各重重有於智故。故我思惟。悉須放捨一切境界。令得自利。而說偈言

重重大第悉皆捐

是乃名為捨境界

一切根塵悉放故

是名自利及利人

爾時阿羅邏徒眾之中。有一弟子白菩薩言。大德瞿曇。今來至此。我等住處。悉成好器。又復得於八種自在。菩薩報言。此處云何得有自在。時阿羅邏止弟子言。汝今且莫思量此事。所以者何。言自在者。於諸事中。能作決定。不共他人。無有等侶。內身自證寂定。得故乃生歡喜。菩薩報言。此事不然。阿羅邏言。其義云何。菩薩即言。如是如是。阿羅邏言。仁者但說莫祕此語。菩薩報言。若依尊者說言。此行無有迴也。阿羅邏言。仁者何故立於此問。何處有疑。菩薩報言。我今心已厭離生故。欲問真正。阿羅邏言。仁者瞿曇。欲得聞者。我當為說。凡欲開化於世間者。即我是也。唯有名字。不生不老不退。不還。無邊無中。無前無後。是名為我。自在能入輪轉。在於生死之內。亦不暫住。彼法非法。彼天彼人。及諸有趣。彼能遠行。彼能作乘。乘彼乘者。能渡深。有海。流轉去來。能作生死。亦能變化。自在最勝。最妙最大。能作世主。攝化一切。菩薩問言。如此化者。是有以不。阿羅邏言。我觀仁者所問音聲。必欲不受如此之義。或當仁

者意不貪樂。菩薩報言：我無有患。阿羅邏言：大德瞿曇，勿作疑心，隨意所樂，但自論說。所向之義善思惟入，以自明照。若自見知不被他誑，不受他教不隨他義。如是證者名得自利。餘人不能。若不定心隨諸論師而取義意，其智減損。仁者聞已，真正思惟，各各讀誦觀察深義，審自證知。知已有疑，隨意問我。我當為說。

菩薩復問尊者所言，能化作世得自在者，於是義中我心有疑。阿羅邏言：如仁者意，此義不然。菩薩復言：我如是見。阿羅邏言：何因如是。菩薩復言：此緣唯一。所以者何？若自在化作此世者，則不得依次第相生現見來者。其煩惱輪不應如是次第而轉，亦應眾生心不喜利，而自然得應一眾生不得雜患。應諸世人供養自在。如父如母，自餘諸天不得供養。其貧窮人，應不說彼所有毀辱善惡之業。悉應在彼。應諸眾生無處依著，應無處求，應無所作。世人應不。如是思惟自在有也。自在無也。世人如是分別。有無應作。不作諸業。應得自然果報。彼自在天若行苦行，得成自在。世間亦應共受此業。一切亦應俱名自在。若彼無因作自在者，無處無人非不自在。彼若非是自在建立，亦不名有。豈可得言自在建立。其阿羅邏讚菩薩言：大德瞿曇，智慧深遠，善能顯示承受諸論。總言總體，悉以智力分別能知。是故平等見諸悉檀真實之路。願為我說。莫辭疲勞。慳惜法寶。菩薩復言：我今應當供養尊者。阿羅邏言：師有多種。仁者供養何由可遍。然今仁者既為上首，亦。可堪能供養彼等。菩薩復言：尊者但當為我

解說如此等義。阿羅邏言：彼等實勝於一切世間未有。彼等先生。仁者善意深自思惟。為業在前。為身在前。菩薩報言：此義云何。阿羅邏言：此是大患。所以者何？若業在前。非身先者。應不受身。身應無業。業自不生。誰造此業。若身在前。非業先者。應無有業。若無有業。何故復有眾生受身。誰復有能開化世者。彼應不損。一定常存。三界所縛。是諸眾生。生本。應生自身。若不能自在者。其一切人所愛樂身。應自具辦。若自具者。於一切處。應當自有。菩薩報言：我如患人求醫師療。我今亦復不難此義。

爾時眾中有一苦行。是阿羅邏仙人弟子。白菩薩言：善哉瞿曇。尊師語言。唯願仁者莫難其義。如此之義。計不須爭。若其爭者。此非利益。仁但受取如尊師說。菩薩報言：我不難也。但欲問彼相承所來。須知其義。彼仙人言：隨此因緣。仁者受持。取其真義。若欲生疑。心中諍論。是大非法。未來得罪。時彼苦行仙人弟子即說偈言。

凡人聽受諂稟時 心意不亂義乃定  
若當持疑懷諂曲 是則爭競覓人非  
二彼求過即成怨 兩怨相爭口言惡  
智者欲斷口業過 說理不作相競心  
論議求勝是名貪 爭名伏他使人恥  
多言顯過此大患 諂意聽義成自憍  
慢心瞋恚其罪增 各說是非相毀些  
應作不作不作作 二相競故是大怨  
爾時菩薩聞是偈已。語彼仙言：實有如此相爭競過。非道言無。但我欲尋本來相承成就之事。非故窮盡。說是語已。時彼仙人心猶不忍。

阿羅邏言：大德瞿曇，解脫道路。仁者憎乎。如此事緣。非本來也。菩薩報言：若欲求彼解脫之時。須如是求。爾時阿羅邏仙人弟子復作是言：沙門瞿曇，仁者離此欲求解脫。徒損身耳。菩薩報言：人求世間無常樂。故猶尚有乏。況復欲求不還解脫。時阿羅邏仙人弟子復更白言：仁者今既言不還來。可常行也。菩薩報言：今行之處。既是意樂。今至彼處。當復何還。阿羅邏言：莫行至彼。莫還來。此可不得乎。菩薩報言：希有此事。尊者前說。後受於有。何故復言更不還也。阿羅邏言：實然。仁者。此大希有。而彼真如寂靜之體。無始無終。無有邊際。無初無後。不定其行。不可盡形。然無相師。禪定主者之所建立。大梵天是。菩薩復言：我今更問大仙尊者。若劫盡時。此諸大地。及以叢林。須彌山等。帝釋宮殿。悉被劫火之所焚燒。爾時彼天復在何處。是誰字誰。云何語言功德果報。云何而住。又劫盡時。諸物皆盡。彼何不燒。爾時羅邏默然微笑。時阿羅邏仙人弟子白菩薩言：仁者智慧。今既最勝。仁者可不自知。過去一切諸仙。得正道也。所謂尊者。波羅奢羅仙人。頗羅墮仙人。阿須梨耶仙人。跋陀那仙人。迦妬婆陀那仙人。陀那達多仙人。達利多耶那仙人。般遮羅波帝仙人。阿沙陀仙人。跋摩達多仙人。那侯沙王子耶耶坻仙人。韶波梨仙人。波羅婆遮那仙人。脾提阿仙人。闍那迦仙人。阿槃低國羅羅低提婆仙人。闍祁沙毘耶仙人。提毘羅仙人。毘陀呵毘耶仙人。婆奴仙人。提婆耶那仙人。泥沙多那耶仙人。耶若多那仙人。



尼耶薄都仙人、呵梨低仙人、跋闍羅婆睺仙人、諸如是等一切仙人、皆入日光而取正路。

爾時菩薩報彼仙言、今者既云入於日光求解脫者、此義是何、我今應當禮彼諸有、我實不用如是自在、是時菩薩作是語已、內自思惟、阿羅邏法非是究竟、心不喜歡、時阿羅邏仙人弟子量度、既知菩薩心已、即從座起、白菩薩言、仁者、今於此法已外、意欲更求勝解脫也、菩薩報言、我意願當證如是法、無地無水無火無風、及無虛空、無色無聲、無香無味、無觸無相、無安無畏、無死無病、無老無生、無有非無有、無常非無常、非語言說、無有邊際、而說偈言、

本無生老病死過 并及地水火風空

湛然三世無師教 常淨自然證解脫

爾時羅邏仙人聞是語已、白菩薩言、仁者、瞿曇、我今所有自證之法、以向他人宣揚顯說、仁者、今亦自證此法、向他人說、我所解法、仁者亦解、如我今日作此眾師、仁者亦堪如是之師、瞿曇、今可共我同心、我等二人、領此大眾教化顯示、是時羅邏雖名為師、但取菩薩平等行分、自以半座分與菩薩、供養菩薩、隨於菩薩意所堪須供養之具、生大歡喜、最勝最妙、心意熙怡、遍滿其體、不能自勝、爾時菩薩如是思惟、此之法者、不能令人得至涅槃、亦復不能遠離諸欲、越度煩惱、不能寂定、盡於諸漏、而得神通、又復不能自覺覺他、作沙門行、不能滅除諸惡煩惱、所以者何、行於此法、唯生非想、而作諸業、故知此法非是究竟、至極之果、作是念已、即便背捨羅邏而行、而有偈言、

菩薩思惟此諸法 其心不甚大歡喜  
知非究竟好出昇 即背羅邏而行去

爾時羅邏仙人徒眾、即共菩薩分別相辭、作如是言、唯願仁者、行行之處、常得吉祥。

佛本行集經答羅摩子品第二十七

爾時於此閻浮提地、復更別有一大導師、名曰羅摩、其命已終、彼徒眾主、即摩長子、名曰優陀羅、摩摩子、主領彼眾、其優陀羅、常為彼眾說、生非想、非非想法、近王舍城、一阿蘭若林中、而住、是時菩薩遙聞其名、勝前羅邏所說之法、聞已思惟、我今應當至優陀羅、摩摩子邊、行於梵行、爾時菩薩從阿羅邏居處而出、安庠而行、渡於恒河、借問、既知、即到其所、而白之言、仁者、優陀、我於仁邊、欲受教誨、行於梵行、時優陀羅告菩薩言、大德、瞿曇、如我所觀、見於瞿曇、既是智人、堪受我法、而行梵行、若欲受法、行梵行時、須順我法、清淨業果、而得行報。

爾時菩薩於優陀羅、摩摩子邊、受法、行行、求沙門法、沙門事故、恭敬合掌、白言、仁者、未審仁者所行之法、至何境界、為我解說、其優陀羅告菩薩言、大德、瞿曇、凡取於相、及非相者、此是大患、大癰、大瘡、大癡、大闇、若細思惟、即得受彼微妙、最勝最上、解脫、其解脫果、謂至非非想、非非想處、我行於此、最勝妙法、其優陀羅又復更言、於此非想、非非想處、過去之世、無勝寂定、現在既無、當來亦無、此行最勝、最妙、最上、我行此行、爾時菩薩聞此法已、思惟不久、即證此法、是時菩薩從於彼邊、隨口所出、聞已、

心信、隨順、彼語、而作是念、如此之法、我亦可得、我亦可知、實語、無虛、我今所可見、即能見知、即得知、復語於彼優陀羅言、非但仁者、昔父羅摩、獨有信行、我今亦有如是信行、非彼獨有、精進、正念、禪定、智慧、我今亦有、乃至智慧、我於今者、行彼法、行學於羅摩、自證法已、為他顯說、知彼法、故見彼法、故更欲求勝。

爾時菩薩證是法已、白優陀羅、摩摩子言、仁者、父昔於此非想、非非想處、自證知見、向他說耶、優陀羅言、大德、瞿曇、我父如是、菩薩報言、仁者、優陀、我今已通證知、奉行、其優陀羅白菩薩言、大德、瞿曇、若其然者、仁與我父、羅摩無異、大德、瞿曇、仁今若知此等諸法、已奉行者、可如我父、羅摩仙人、領此大眾、教示、宣通、時優陀羅、既自修行、梵行、不闕、但取菩薩、同行、建立、菩薩、若同、法智、增上、供養、最勝、供養、菩薩、心生歡喜、不能自勝、爾時菩薩、語優陀羅、作如是言、仁者、此法不能究竟、解脫、諸欲、滅於煩惱、寂定、一心、盡諸結漏、及諸神通、成沙門行、到大涅槃、此法還迴、入於生死、所以者何、既生非想、非非想處、報盡、還迴、入於煩惱、作是語已、其優陀羅、白菩薩言、大德、瞿曇、可不聞知我父、羅摩、雖證此法、而一切處、不覺不知、已生非想、非非想、故、而還來、入於生死、者、無有是處、不取後生、亦復不見生之處、所其優陀羅、雖得如是、寂靜之法、奢摩他行、而不辦求、最上勝法、唯口稱言、我父、羅摩、作如是說、菩薩如是、思惟、此法非是究竟、我今不應專著此法、捨優陀羅、即便背行、而有偈說、

菩薩思惟觀此法 羅摩往昔雖復行  
既非解脫究竟乘 即便背行而捨去

佛本行集經勤受世利品第二十八上

爾時菩薩從優陀羅羅摩子處辭別而行安  
庠漸至向般茶婆山隋言黃到彼山已於山麓間  
求平整處於一樹下加趺而坐端身住心正念  
不動譬如有人頭上火燃急疾速滅而擲於  
地是時菩薩心求斷除煩惱邊際亦復如是  
爾時菩薩內心如是思惟籌量我於何時當  
得散此大煩惱聚我於何時當得破此大愚  
癡藏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諸眾生沒  
在生死復於何時悉令解脫如是念已威德  
儼然時彼山中多有雜人或取草柴拾乾牛糞  
或復捕獵耕墾作田或放牧人及行道路彼  
等諸人遙見菩薩在般茶婆山樹下坐猶如雜  
寶妙金象光見已各生希有之想共相謂言汝  
諸仁者此非常人從何方來到於是處或言此  
是般茶山神或言此是般茶婆山所居仙人  
或言此是何處神明或言此是毘富羅山所  
護之神或言此是耆闍崛山守護之神或言  
此是大地之神從地涌出或復有言此是虛  
空上界天子來下於此我等如是心各懷疑  
何以故此神身體光明熾盛威德巍巍遍照  
此山猶如日月光明遍照諸娑羅樹花悉開  
敷此非是人人之光明不能顯現如是之事  
佛本行集經卷第二十二

佛本行集經卷第二十二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勤受世利品中

爾時菩薩過是夜已於晨朝時正著衣服從  
般茶山安庠而行至王舍城為乞食故觀諸  
陰等苦空無常欲求無餘大涅槃故視地一  
尋調伏諸根所染著處皆悉除斷不令點污  
復作是念我今乞食無有鉢器若我得食於  
何處盛是時菩薩左右前後求器未得忽見  
一處有大花池見已即語傍一人言仁者汝  
可乞我此中池蓮藕葉彼人聞已即便入池  
取彼藕葉以奉菩薩是時菩薩受彼藕葉向  
城乞食時王舍城內外人民觀見菩薩如是  
詳審復見菩薩威神巍巍見已各生大希有  
心共相謂言此是三日大自在天來至於此  
其中或有遠行諸人欲營事故至於他方彼  
等既見菩薩還迴向菩薩所或復有人欲造  
作事中道既見菩薩形容便捨其業來向菩  
薩若有坐人見菩薩已不覺自起速疾來詣  
向菩薩所或復有人合十指掌恭敬一心向  
菩薩者或復以頭禮菩薩者或復有以微妙  
音聲白菩薩言善來善來時王舍城所有人  
民見菩薩者無有一人不生歡喜愛樂之心  
其王舍城或多舌人亂言綺語彼等諸人在  
菩薩前默然而住隨菩薩行又王舍城周匝  
四方或男或女丈夫婦人欲營餘者悉捨來  
看生希有心觀看菩薩眼目不瞬所觀菩薩  
支節面額眉目肩項手足行步於一一處各  
皆愛樂不能更觀其餘處相爾時菩薩盛壯  
少年可喜端正興樂花艷花色之時捨宮出  
家眉間毫相宛轉右旋眉細脩揚目寬長廣

威德遍滿其體光明巍巍堂堂普照遠近手  
足羅網皆悉普縵其二十指善能治化一切  
天人菩薩威神世間無比而有偈說

菩薩行於道路上 所有一切諸看人  
但覩身之一分光 見已即便生愛著  
雙眉細揚若初月 兩目青紺似牛王  
身體常放大光明 諸手足指有羅網  
觀者以見微妙色 眾人不覺隨後行  
看此殊妙相莊嚴 各各心生大歡喜  
爾時王舍守護城神見於菩薩有是威儀心  
生驚怖戰慄不安謂言此是何處大神欲來奪  
我此間坐處爾時菩薩以彼無量無邊人眾  
左右圍遶或後或前諸人觀看安庠徐步漸  
漸而行向王舍城欲乞於食舉動俯仰進止  
雍容躡足前趨不遲不疾專注平視斂攝諸  
根臂肘肅齊衣被整肅擊蓮荷器其葉不萎  
寂定一心人見歡喜最上最勝得奢摩他柔  
軟調和如制伏象無有濁穢猶清淨池離身  
一尋常光明照如娑羅樹眾花開敷若金象  
形從地湧出具足圓滿諸相莊嚴如夜虛空  
眾星圍遶菩薩日月朗於世間時王舍城有諸  
人輩彼等皆悉生大歡喜發希有心見菩薩  
行於街巷裏城內商賈估販交關一切自停不  
復市買若在店舍醉亂心迷悉得醒酥不復飲  
酒各捨一切讎會音聲奔走皆來向菩薩所  
或復隨逐左右而觀或復在前迴顧而視或  
復在後順菩薩行其王舍城無量無邊諸婦  
女等或倚門側或立窓間或在樓中或居屋  
上舊作生活今悉不為並廢事緣遙觀菩薩



家家出戶各各喜歡，共相謂言：「今此是誰，從何來到，是誰種族，其名字誰？」如是端正可喜行動，我等昔來未曾得見，或復沙門或婆羅門，相貌如是容止異常，稱歎之聲遍城內外。爾時摩伽陀國王舍城主，姓施尼氏，名頻頭娑羅，未作王時曾乞五願：一者願我年少之時早得王位，二者若得王位已後，願我化內有佛世尊出現天下，三者若佛出現世時，願我自身承事供養，四者若得承事已後，唯願為我如應說法，五者佛若為我說法，我聞法已願莫謗毀，得證法已依而奉行。

爾時頻頭娑羅王在高樓上，與諸大臣圍遶而坐，遙見菩薩為諸大眾前後導從，安庠而行，入王舍城，頻頭娑羅既覩菩薩，心生大疑，即從樓下出宮門外，見菩薩身威儀舉動端正無匹，乃至猶如夜空眾星，為諸觀者之所愛樂。如摩尼寶內外光明表裏洞徹，菩薩之身亦復如是，威德熾盛，照耀巍巍。時頻頭王見於菩薩如是相已，勅諸臣言：「我生已來未曾見人如是形貌，身色面目頂額廣平，皎潔分明，顯赫照耀，如蓮花葉在於水中而不為水之所點著，是身威德毛悉右旋，眉間毫相如琉璃淨，亦如白珂亦如泡乳，色炎光具如滿月輪，其二足踏地千輻，步舉文現跡不差移，不怖不驚，不戰不慄，智慧安靜，猶如須彌，從何所來，忽然至此。汝諸臣下應當觀看，此誰種姓誰之兒子，何國土生名字何等，端正可喜，歷此遊行。」爾時彼諸大臣眾等，或有說言：「此是天王，或言帝釋，或復有言：『是大龍王，或復有言：『毘摩

質多阿修羅王，或復有言：『此是婆梨阿修羅王，或復有言：『是毘沙門護世神王，或復有言：『此是日天，或言月天，或復有言：『大自在天，或復有言：『此是梵天，復更別有餘諸占相，婆羅門言：『大王當知，如我等論先後所說，此人必成轉輪聖王，何以故？今此大士身體遍滿一切諸相。爾時諸臣大眾之中，別有一臣而白王言：『大王當知，實有斯事，所以者何？去此不遠十由旬外，正在北方雪山之下，有一種姓稱為釋氏，然彼釋氏有一國界，名曰迦毘羅婆蘇都，彼國土中有一王治，名為淨飯，是釋種王，彼王生子字悉達多，既釋種生姓瞿曇氏，其彼太子初生之日，父王即便召集解相婆羅門等，遣占相之時，諸相師既占看訖，白大王言：『大王當知，今此太子具二種相，若在家者必當成就轉輪聖王，王四天下守護大地，乃至如法治化世間，若捨王位，必得成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名遍十方。大王當知，此必是彼太子不疑，所以者何？其人現今剃除鬚髮，身黃金色，著袈裟衣，捨國出家遊行到此，而說偈言：

彼國相師說此言 不居王位定作佛  
斯決是彼釋種子 出家苦行求菩提  
爾時大臣說是語已，是時其王頻頭娑羅內心思惟，如我往昔曾發誓願，若如是者我願得成。時頻頭王勅二臣言：『卿若知者，速往彼看，此出家人居停何方，在於何地？汝等驗已速報我知。然後我當自至於彼，觀看供養，諮受未聞。時彼二臣奉王勅已，即便相共隨逐菩薩所向而行，不暫捨離。爾時菩薩在王舍城乞食之

時，見彼大眾處處充滿，內心思惟：『如是方便，此諸大眾無有歸依，無救無護，常為生老病死所纏，不畏不驚，不怖不恐，亦復不知求究竟道，無有導師，愚迷昏闇，沒溺煩惱，癡無有智，日日減損，染著諸陰，苦空無常，不知厭離。爾時菩薩作是念已，起慈悲心，倍更增加精進勇猛，折伏其意，作是念言：『我今當作一切世間歸依之處，我當救護苦惱世間，當為世間說於生老病死盡處。爾時菩薩舉目，唯觀前一犁輓，默然諦視，徐徐動步，齊整容儀，遍王舍城次第乞食，既得食已，從王舍城庠序而出，漸漸至彼般茶婆山，其山麓下有一泉池，坐彼水邊，正念安置，隨得麤細如法噉之，食訖斂衣洗於手足，即便進上般茶頂頭上，已向於山南觀看，求覓林樹，妙好枝條，翳扶踈，饒諸鳥獸飛走遊戲，花果泉流，擇好樹間，安施草鋪，向於東面，端身正心，結果加趺儼然而坐，猶如師子入孔穴中，不畏不驚，著袈裟服，其光顯赫，巍巍堂堂，熾盛照耀，如日初出，而有偈說：

彼山翳鬱饒樹林 鳥獸相娛受諸樂  
身披袈裟人月者 光明熾盛如日初  
爾時菩薩坐彼樹下，如是思惟：『我此處學，更無有人，無富伽羅，無眾生，無壽者，無命者，無禪兜，無摩菴闍，無摩那婆，無養育者，此之五陰一切皆空，無命無識，一切諸法唯有假名，名眾生耳。爾時頻頭娑羅王所使二臣，隨逐菩薩，恒不捨離，其一臣去菩薩不遠，於前而坐，一臣速還摩伽陀國，頻頭王邊，到已長跪而白王言：『大王當知，彼出家人，從王舍城乞飯食訖，到

時，見彼大眾處處充滿，內心思惟：『如是方便，此諸大眾無有歸依，無救無護，常為生老病死所纏，不畏不驚，不怖不恐，亦復不知求究竟道，無有導師，愚迷昏闇，沒溺煩惱，癡無有智，日日減損，染著諸陰，苦空無常，不知厭離。爾時菩薩作是念已，起慈悲心，倍更增加精進勇猛，折伏其意，作是念言：『我今當作一切世間歸依之處，我當救護苦惱世間，當為世間說於生老病死盡處。爾時菩薩舉目，唯觀前一犁輓，默然諦視，徐徐動步，齊整容儀，遍王舍城次第乞食，既得食已，從王舍城庠序而出，漸漸至彼般茶婆山，其山麓下有一泉池，坐彼水邊，正念安置，隨得麤細如法噉之，食訖斂衣洗於手足，即便進上般茶頂頭上，已向於山南觀看，求覓林樹，妙好枝條，翳扶踈，饒諸鳥獸飛走遊戲，花果泉流，擇好樹間，安施草鋪，向於東面，端身正心，結果加趺儼然而坐，猶如師子入孔穴中，不畏不驚，著袈裟服，其光顯赫，巍巍堂堂，熾盛照耀，如日初出，而有偈說：

般茶山。乃至端身南面而坐。如前所說。大王今者。若欲觀者。宜須疾往。

爾時頻頭娑羅王聞其使人如是語已。即便裝束賢善好車。坐於其上。嚴駕而往。向般茶婆。時頻頭王既至彼山。遙見菩薩可喜端正。心甚愛樂。乃至猶如夜空眾星。如暗山頭大猛火聚。如大雲裏出閃電光。摩伽陀王見於菩薩在彼樹下亦復如是。見已生大希有之心。歡喜遍體。身毛皆豎。下乘徒步詣菩薩邊。到已問訊白菩薩言。少病少惱。四大安乎。而有偈說。

王見菩薩如帝釋 身光明曜心喜歡

問訊起居四大和 少病少惱身無患

爾時菩薩以微妙口和軟語言。如梵天音辯才字句。不染不著。告摩伽王頻頭娑羅。慰勞問訊。作如是言。善治大王。大吉大祥。從何遠來。可坐憩息。營求何事而詣此乎。爾時頻頭娑羅王聞於菩薩如是語已。進菩薩前。在一石上安隱而坐。王欲度量菩薩意故。白菩薩言。仁者。今若不辭疲勞。我欲諮問。心內所疑。唯願仁者為我決斷。即便問言。仁者何也。為天為龍。為梵。為釋。為人。為神。爾時菩薩以無憍慢貪欲恚心。除斷一切煩惱諸刺。不諂曲語。報摩伽陀頻頭王言。大王當知。我非天也。非龍非梵。我是於人。大王。我以求寂靜故。所以出家。時摩伽王頻頭娑羅白菩薩言。仁者。比丘。我今見仁甚大歡喜。是故我今欲有發問。我為愛敬於仁者故。欲說一言。唯願聽受。所以者何。仁今壯少。正在盛年。端正無雙。身體微妙。堪當嬉戲遊縱之時。今者何為發如是意。

行作沙門。厭離王宮空山獨坐。又仁者身如是相貌。止可合塗赤栴檀香。不應著此袈裟之服。仁之二手。乃可指劃治化世間。百味盈前。隨時飲噉。豈可執器從他乞行。而說偈言。

仁身合塗赤檀末 不應服此弊袈裟

手指正可搗世間 豈宜從他乞食活

時頻頭王說是語已。白菩薩言。仁。今若為愛敬父故。不取王位。捨出家者。我今請仁在我境界。受於五欲。種種所須。當隨仁意。須財與財。及諸姪女。若佐助我。我當與仁分國半治。可居我境。受我王位。我承事仁。不令乏少。何以故。仁者沙門。身體柔軟。不應住於空閑。蘭若。若坐草鋪在於地上。損仁者身。恐畏成病。但經少時。仁父衰敗。還可自受本國王位。是故仁。今若愛念我。憐愍我者。受我王位。住我境中。如其仁者。稱大種姓。嫌我境狹。土地穢雜。我及群臣。諸百官等。更別為仁開拓他國。使令寬廣。與仁共治。又我願得仁者貴族。共作因緣。親厚眷屬。願不生疑。謂為非實。而說偈言。

仁者若稱大種姓 嫌我境狹不肯停

我共諸臣及百官 當更吞併令寬廣

時摩伽王說是語已。更復重白於菩薩言。我於仁邊。有愛敬心。尊重之心。仁者。今既乞食活身。但當努力發寬廣意。受法受財。受五欲樂。所以者何。受此三種。在於宮中。觀諸姪女。歡娛受樂。亦能令人得現世報。未來亦然。若人不受此三種法。但捨一事。彼人現世。或復未來。終不能得具足果報。設其受之。必有缺減。是故仁者。若弘廣心。所以應須具足受此

三種之樂。受三樂故。用年少時。端正果報。受法受財。及受諸欲。世間丈夫。受欲之時。生子繼立。此是大財。是故仁者。勿令空過。

又復仁者。如是臂膊。堪牽弓弩。莫令徒損。如斯一世。又復往昔頂生之王。以勇健。故王四天下。及忉利宮。如是仁者。堪當此事。所以者何。我今亦為憐愍。一切諸眾生故。如是勸請。我亦不為自王位。故勸請仁者。我今見仁。身體端正。悲酸流淚。情懷不忍。為是倍更生。希有心。所以慇懃。如是苦請。仁。今盛年。且行世欲。待後衰老。可行法時。乃可捨家。又復仁者。先祖以來。自種姓內。到年老時。乃依國法。以王化事。付其太子。或復大臣。方始捨位。出家入山。

又復仁者。往昔諸仙。作如是說。凡年少時。先行欲事。中年求財。以自養活。至老耄時。乃可棄捐。修學於法。如是乃能建立一切。又人年少。不行諸欲。不求覓財。此是身怨。亦名為賊。毀敗諸根。難得攝受。又復仁者。假使年少。欲求法時。但為諸根。牽著五欲。至於老時。內心思惟。斷絕眾事。能攝諸根。心生慙愧。意得寂靜。

又復仁者。世間少年。正放逸時。不見遠道。多有過失。至中年時。血氣漸弱。放逸已過。譬如人行。度於曠野。止而歎息言。我已越此之處所。是故仁。今正年少時。正放逸時。隨意多少。願且受欲。又復仁者。年少之時。諸根難迴。仁者。若欲行於法事。愛樂法者。依仁家法。祭祀諸天。因祭祀。故亦得生天。在於家內。莊嚴自身。金銀諸寶。校飾兩臂。眾寶放光。猶如明燈。又復仁者。往昔諸王。頭戴寶冠。嚴飾身體。常在家內。祭祀諸天。



行於法行立無遮會。或有入山行大仙行而求解脫。仁者今既學於彼等順時而行。其摩伽王如是種種譬喻語言。方便欲將勸請菩薩。爾時菩薩聞摩伽王如此語已。不怖不驚。不怪不異。猶如山王身。心不動。寂然安住。守攝諸根。不生餘意。三業清淨。報彼王言。而有偈說。

摩伽陀王諫菩薩 猶諸朋友利相教

菩薩清淨三業行 如花不著水報彼

摩伽大王吐辭不善。此說猶如無智人語。不稱天下王法之言。王若於我有真正心。此語實誠。

非深利益。亦非愍我。於我甚損。世有惡人無有慈心。猶如富貴怯弱之人。若欲利益於世間者。應當教示。如彼往昔相承來事。是名朋友。是名增長。凡人若見至於厄難。不相捨離。三業等同。是名知識。我意如是。富貴之時。誰不能作朋友知識。若人得財。依法處分。不令散失。是名知識。是人久後能用財寶教授之時。彼不取語。或以先業自失於財。後不生悔。王若與我為知識。意愛敬我者。顯示是事。我或歎王或不歎王。爾時菩薩作是語已。更復為王說如是言。大王當知。我今求道。止為怖畏生老病死。以是義故。欲求解脫。故受此形。親族眷屬。實可愛戀。可敬難捨。流淚滿面。啼泣懊惱。或為我故。捨於命者。我已棄背。來至此處。然其世間五欲之事。貪惜染著。多因不善。又復大王。我今實不畏彼毒蛇。亦復不畏天雷霹靂。亦復不畏於猛火炎被。大風吹燒野澤者。但畏五欲境界所逼。何以故。大王當知。諸欲無常。猶如劫賊盜諸功德。虛空無真。猶如幻化。現於

世間。觀看謂實體是誑惑。世人不知強以心著。況復正行其五欲者。爾時菩薩即說偈言。

五欲無常害功德 六塵空幻損眾生

世間果報本誑人 智者誰能暫停住

愚癡天上不滿意 況復人間得稱心

欲穢染著不覺知 猶如猛火然乾草

往昔頂生聖王主 降伏四域飛金輪

復得帝釋半座居 忽起貪心便墮落

假令盡王此大地 心猶更欲攝他方

世人嗜欲不知厭 如巨海納諸流水

爾時菩薩說此語已。復更告言。大王當知。往昔有一轉輪聖王。其王名曰那睺沙王。統四天下。及忉利天。化總天人。猶不知足。以是義故。還墮世間。又復伊羅轉輪聖王。亦復如是。王四天下。及忉利天。不知足故。而取命終。又復婆梨阿修羅王。既得王位。因共帝釋鬪戰。不如。遂被侵奪。帝釋得已。又復轉為彼那睺沙轉輪王奪。那睺沙王既獲得已。還復更被天帝釋奪。如是天人境界。翻覆並皆無常。誰功德勝。至於彼邊。若有智人。能作如是思惟觀察。無常境界。變易須臾。云何可信。唯有山林居住諸仙。食諸藥草。根花果葉。身著樹皮。或復衣諸死獸毛革。形體疋羸。唯皮骨在。欲得度脫。出離世間。一切諸苦。希求解脫。涅槃無為。若縱五欲之所纏逼。墜墮還來。有智之人。誰樂貪此。若著五欲。如自求怨。爾時菩薩更說偈言。

居住山谷諸仙輩 食果飲水衣樹皮

雖復髣髴身體羸 規求解脫離欲故

彼等不能自制伏 猶被五欲之所牽

如是無常諸欲怨 有智之人不應著

爾時菩薩說是語已。復更告言。大王當知。欲界之內。欲取味故。而作和合。得彼已後。而不知足。若無智者。現受諸欲。不知足故。受大苦惱。復於來世。更受其殃。是故智人不取欲想。是以智者。見有人行黑業法者。受於大苦。欲自安隱。莫作莫樂。一切諸欲。應須捨離。若有集會。即知離別。縱欲恣情。則心放逸。放逸若增。便造不善。不善成就。即墮泥犁。過去世時。作大苦行。現得諸欲。得諸欲後。勤劬保持。不能守護。還當失落。又復大王。如是諸欲。若有智者。作是思惟。世間人天。猶如假借。既非常物。何故心貪。此之天人。一切果報。如草上露。如毒蛇頭。如彼空林。死屍骸骨。又如婦女。初胎肉搏。如夢如幻。猶如火聚。如是種種。多諸患殃。恒為一切苦惱。逼迫。智人。應不愛樂著心。

又復大王。如諸論說。乃往昔時。寐梯羅城。於彼城內。有一瞽王。其王名曰提頭賴吒。王雖無目。多育諸子。滿一百人。並有才智。王弟別復有子五人。伯叔弟兄。足一百五。其父各沒爭作國王。以欲報緣。相殺害盡。又復大王。如檀荼迦空曠野澤。被火燒時。其頰誰那。殺諸雜類。又復如彼須彌山下。有阿修羅。然其兄弟。各為貪故。愛一玉女。二人相爭。而自鬪戰。傷害俱死。又如世間屠膾之所。豎立諸木。懸於雜類。諸畜生形。而行宰戮。諸欲如是。智者云何。而心貪樂。便說偈言。

往昔修羅兩兄弟 為一玉女自相殘

骨肉憐愛染著憎 智人觀知不貪欲

菩薩又言。大王當知。或復有人。為五欲故。或

欲生天或生人間。既得生已。著五欲故。投身透水或復赴火。如是無常誑惑境界。為五欲故。自求怨讐。何意戀樂。又說偈言。

癡人愛欲故貧窮 繫縛傷殺受諸苦  
意望此欲成眾事 不覺力盡後世殃

菩薩復言。摩伽陀王。我知五欲如是種種多諸過患。王今不可以是五欲而勸於我。我今欲行無畏道路。王若是我真好善友。應當數數勸諫於我。作如是言。仁之所發弘誓大願。願早成就。速離煩惱。何以故。我既不被他人趣逐而入山林。亦復不為怨敵所駢。亦非他奪王位而走。又亦不求往昔古仙而欲還退。是故我今不取王語。又復大王。若有人執瞋毒蛇頭。既放捨已。復還欲捉。可有得不。如猛火炬以燒手。放已更捉。如是如是。我已捨彼五欲出家。今復還取。亦復如是。又復大王。譬如明眼有目之人。豈可羨於盲瞎人。不。譬如解脫無事之人。豈可羨於牢獄繫縛有事人。不。譬如饒財巨富之人。豈可羨於貧窮飢凍乞索人。不。譬如明了點慧之人。豈可羨於狂顛人。不。然其彼等猶有可羨。我今已離如是五欲。無一可貪。又復大王。如王前言。住我境界。受我五欲。隨意娛樂。我與多財。并及姪女。大王當知。我今不取世間五欲。如上所說一切諸事。又復大王。我在本宮多饒五欲。已能棄捨六萬姪女。出家入山。大王當知。諸欲如是。有於無量無邊患害。牽人直向大地獄中。餘報復來。畜生餓鬼。現身又離一切善根。不為聖人之所讚美。又復大王。世間諸欲。猶如浮雲。無有暫住。如

猛風起。須臾不停。如山水流。奔濤迅急。又復大王。若人愚癡。耽染五欲。不知本際沈淪。生死被煩惱縛。不能得解。如遠行人。困苦疲極。乃飲鹹水。更增其渴。如是如是。受五欲人。不知其患。亦復如是。又復大王。我今要說。若當有人。得天五欲。及以人間上妙五欲。清淨具足。是等諸欲。一人得已。不知厭足。更復增長。諸處尋求。又復大王。如王前言。共我治化摩伽陀國。我當減半分治天下。或復說言。受我王位。我悉捨與。我亦承事。或復興兵。開拓境土。使令清淨。寬廣莊嚴。又復大王。我今已捨彼四天下。一切豐足。無所乏少。舊有七寶。棄捨出家。我今豈更為此一國細小王位。而貪羨乎。

又復大王。譬如大海。娑伽龍王。果報。既得大海水。停以為宮殿。寬博。具足七寶。莊嚴。豈可復貪牛蹄水耶。大王當知。如是如是。我今既已發勇猛心。捨四天下。七寶宮觀。染衣剃髮。出家入山。今若還貪世間王位。亦復如是。

佛本行集經卷第二十四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勸受世利品下

爾時菩薩。又告王言。如王前說。仁者比丘。身體柔軟。莫住蘭若空閑林中。眠臥坐止。草鋪之上。大王當知。我在自宮。以妙種種諸寶。為床。偃亞而坐。既厭離已。棄捨出家。所以者何。大王。須識此身危脆。敗壞。無常。非牢固形。是

破散法。隨有地處。捨之而行。猶如泥搏。一種無異。又復大王。若有智人。既擲死屍。可還捨不。若欲更收。終無是處。又復大王。如王前言。若於我邊。生憐愍者。應須隨喜。而忽嫌我。乞食活命。此事不然。大王當知。慈愛我者。莫作是心。何以故。我今欲過生。老病死苦。患之海。行入道。是故作此比丘之形。為求寂滅安樂處。故要須受此毀好服形。又未來世。欲除一切諸過患。故。大王當知。若復有人。於現在世。受彼五欲功德。果報深著。於愛。彼等諸人。事須憐愍。若當有人。於現世中。不得寂定安樂之心。其未來生。決受諸苦。彼等眾生。心須憐愍。又復大王。我今驚畏煩惱之苦。故捨出家。欲求寂定涅槃真實。假使我得帝釋天宮。意亦不樂。況復人間。羸弊果報。而說偈言。

我被煩惱箭所射 欲求寂滅膏藥塗  
設使得天帝釋宮 意猶不貪況王位

菩薩復言。大王當知。如王前言。凡天下人在於世間。一切須取三時利者。如我意觀。此則非是真利益言。所以者何。求財得多。會必有盡。求欲轉欲。無厭足時。若言求法。此是真利。利有深淺。要必須求。求之則有功能五種。而說偈言。

若無生老病死患 此是真實大丈夫  
求財嗜欲悉世情 我捨二求唯取法

菩薩復言。大王當知。如王前言。但且治民。取於王位。乃至未老。正少年時。且可受彼五欲法者。此亦不然。何以故。若少年時。是常住者。一切眾生。應無有老。在在處處。應不為彼死命之鬼。念念所牽。以諸眾生。壽命無定。是故



智人若求寂定解脫法者，不可得取世間王位五欲之樂，是故一切若在少年，若在中年，或復老年，但須速求應所辦者，早令得辦，欲求解脫，或求於禪，莫使淹遲，宜速疾作。

又復大王，如王前言，須依法作於祭祀，及行布施，隨意規求，彼未來世諸果報者，大王當知，我今不取如是之樂，若苦來逼，為切故求，而得樂者，此非真樂，凡夫求於後世果報，祭祀諸天，并及火神，必須殺害他眾生，此則非理，所以者何？若人行慈，應不損害他身命根，假使祭祀一切諸天，及於火神，殺害眾生，得彼常樂定果報者，猶尚不可殺害於命，而用祭祀，況復一切所得果報，皆是無常，破壞盡滅，非牢固法，又復大王，凡人欲行解脫法者，無有別利，或無行，或無持戒，或無禪定，猶尚不可損害他命，而求未來利益果報，又諸凡夫在於世間，以殺生故，假使得於安樂果者，此亦不善，所以者何？以無慈故，況復未來望得善報，終無是處，而說偈言：

假使人生在世間

殺害他命以得樂

智者稱說此非善

況復來世求人天

爾時摩伽陀國頻頭娑羅王，聞於菩薩如是語已，便生希有奇特之心，在菩薩前以慈悲故作如是言：善哉善哉，沙門瞿曇，大有難行苦行之德，於世間中能捨諸欲，仁者比丘，從於何方忽然而來，何聚落生，是何種姓，父母何處，自名字誰，作是語已，至心諦聽。

爾時菩薩正心直視，溫和言氣，而報王言：大王當知，去此北方雪山之下，有大聚落名曰釋

種，彼有一城名曰迦毘羅，婆蘇都隨言黃，頭居處，彼城

有一釋種之王，號名淨飯，是我之父，我是其子，母名摩耶隨言，我名悉達，成利，時頻頭王聞此語已，泣涕悲啼，經少時頃，拭面淚已，白菩薩言：希有比丘，既生如是大種姓家，云何在

此林內獨行，諸獸猛惡，可畏可怖，此林不善，獨自娛樂，無有伴侶，云何得住坐起自安，爾時菩薩報頻頭言：大王當知，我今不畏諸惡禽獸，亦復不驚不怖不怯，設欲來者，亦復不能動我一毛，大王當知，我今唯畏生老病死

之所逼切，故來在此，諸惡獸中，驚畏林內，獨一無伴，而自娛樂，大王當知，老最可畏，所以者何？老來逼時，能奪年少盛壯將去，摧折身形，腰脊偃偻，不能行步，猶如枯樹，誰喜樂看

此最可畏，又復大王，其病來者是名可畏，所以者何？平健之時，不知不覺，一朝痛切，宛轉呻吟，花色充鮮，忽然悴減，煩冤楚毒，眠坐不安，當於是時，誰能代者，臥在床枕，勢不從心，以是因緣，病最可畏，又復大王，死最可畏，所以者何？死來之日，滅我壽命，忽撮將去，雖復力

能統四天下，金輪摧伏，七寶導前，利刃強兵，不能遮制，爭奪可得，以是義故，死最怖人

爾時頻頭娑羅王復更重問於菩薩言：大聖太子，仁今求何？菩薩報言：摩伽大王，我今求者，唯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已當轉無上法輪，是故求耳，時頻頭王白菩薩言：大聖太子，如我所見，仁心勇猛，勤劬精進，決定得成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終無有疑，又決能轉無上法輪，善哉太子，我今見仁善哉太子，我聞仁名

善哉太子，仁善出家，仁釋種子，我從今日當常承事大聖太子，我今請仁，恒常日日來至我宮，願數見我，仁之所須，四種事者，我當供養，不令

乏少，時頻頭王作是語已，菩薩報言：大王當知，我今不久，從此移去，更詣餘方，時頻頭王聞是語已，合十指掌，白菩薩言：大聖太子，仁心

所求，唯願莫有諸魔障礙，所規獲者，願早成辦，仁釋種子，願仁若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我於仁邊，恭敬供養，見仁身已，即當為

仁作於聲聞，如法弟子，即便說偈而讚歎言：

我頻頭王合掌讚 唯願太子道速成

若所作辦憶今言 為諸眾生賜憐愍

爾時菩薩聞此語已，即報王言：善哉大王，願如王言，所作誓願，彼此俱善，時頻頭王合十指掌，一心頂禮，白菩薩言：善哉太子，今可為我受於懺悔，我以無智，惱亂大聖，太子離欲以為不淨，我心染欲，以欲為淨，唯願恕量，除我此罪

爾時菩薩熙怡微笑，報頻頭王作如是言：善哉大王，如是如是，我以受王清淨懺悔，願王安樂

少病少惱，謹慎身心，更莫放逸，恒行善法，捨離非法，若如是者，王得安隱，多受吉利，是時菩薩

慰喻頻頭娑羅王心，法義說故，令其歡喜，勸請教示，顯說宣揚，從座而起，漸行餘處，時頻頭王

即前頂禮菩薩二足，圍遶三匝，立地而住，面向菩薩，觀囑少時，即從彼處迴還到宮，而有偈說

菩薩印可頻頭說 我得成道當度王

思惟大聖行喜歡 不覺從山還本國

佛本行集經精進苦行品第二十九上

爾時菩薩從般茶婆山林而出，安庠徒步向

伽耶城既到彼已，登上伽耶尸梨沙山。隋言象頭欲攝身心滅除諸惡，上彼山已，選平整處，在一樹下鋪草而坐。是時菩薩內心思惟三種譬喻，悉是世間希有之事，未曾聞說，未曾覩見，未曾證知，何等為三？一者所謂若有沙門若婆羅門，雖復身體不行於欲，而其彼等所有欲中，一切心意欲愛，欲惱欲熱欲著，而滅不盡，未得正定，猶有我相，自度一身，彼等沙門及婆羅門，恒受苦惱，意不喜者，心不樂處，不能知見，又復不得上仁之法，亦不能證無畏之處，然其彼等雖無我相，不獨度身，不受苦惱，雖不主意不喜不樂，而猶不能知見證法及無畏處。譬如有人取生濕木，并及濕糞置於水上，就中攢火，有人故從彼岸而來，就其乞火，然如是人從生濕木濕糞水上，出力攢火，有能得火與彼人不，若能得者終無是處，火既不出，彼人從求於何而得，如是如是，若有沙門及婆羅門，雖不行欲，乃至不能知見證法，此即是初第一譬喻，世未曾有，亦未曾聞。

爾時菩薩復更第二思惟念言，若諸沙門及婆羅門，雖禁制身不行於欲，彼等所有欲中，意貪熱惱及著，而滅不盡，未得正定，猶有我相，自度一身，徒受苦惱，不喜不樂，不能知見證法，仁法無畏之處，又復彼等雖無我相，不獨度身，不受苦惱，及不受心，意不喜樂，不能知見證法，上仁法及無畏處，譬如有人取生濕木置於地上，欲攢出火，亦復有人來從乞火，向其此人，從生濕木攢欲求火，能得於火與彼人不，若能得者無有是處，如是如是，是諸沙門婆羅門等，雖不行欲，乃至不能知見證法，此第二譬喻，世未聞有。爾時菩薩復更第三思惟念言，若諸沙門及婆羅門，雖禁節身不行於欲，彼等所有欲中，意愛惱熱及著，滅盡正定，此等沙門婆羅門等，雖得自利及以利他，心中喜樂，能知能見得上仁法證無畏處，譬如有人取乾燥木及以乾糞置於地上，欲攢出火，亦復有人還從此岸向其乞火，而其人用少功夫，即便得火持與彼人，如是如是，若有沙門及婆羅門，離欲而行，彼等設有欲中意愛惱熱皆滅，乃至得彼上仁之法證無畏處，此是菩薩第三譬喻，自意念生，悉是世間未曾聞見。

爾時菩薩從彼伽耶尸梨沙山下，來摩伽陀聚落內，次第而行，借問人言，此處有何功德，可行，有何非法宜須除斷，我今欲求最上寂定，最妙音辭，如是前行，至伽耶南有一聚落，其聚落名優婁頻螺，及至彼處，日以食時，菩薩著衣入彼聚落，詣一陶家，從乞瓦器，得已，手持，歷彼聚落，次第乞食，到一村主長者之家，然其長者名難提迦。隋言自喜至彼家已，却立一面，默然而住，其難提迦自喜村主，有一善女名須闍多。隋言善生彼女端正，可喜無雙，為諸世人之所樂見，其善生女遙見菩薩，手持瓦器，默然立住，欲乞求食，善生見已，從其二乳自然汁出，時善生女問菩薩言，最勝仁者，仁是誰子，是何種姓，名字云何，父母何處，今欲何求，仁者云何，有何神異，今我一見，使我兩乳汁自然流。爾時菩薩報言，善姊，我名悉達，此名是我父母所立，我今欲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已當轉無上法輪，時善生女聞是語已，從菩薩手而取瓦器，入自家中，滿盛香美甘味飲食，并及種種餅果羹臠，溢瓦器中，即出胡跪奉授菩薩，口作是言，最勝仁者，我願恒常供養仁者，衣服飲食，臥具湯藥，四事所須，悉令充足，唯願仁者慈悲納受，我觀仁者父母立名，復見仁者精進勇猛，至意專心，必當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決定轉於無上法輪，真實不疑，仁者若成菩提道時，當來我家受我供養，度脫於我，當與仁作聲聞弟子，是時菩薩報言，善姊，當如所願，既受食已，即便捨行。爾時菩薩從善生女乞得食已，於空靜處，如法而食，食已，經行，漸到一處地方平整，清淨，可喜，心樂欲觀樹林，蒼鬱枝條繁茂，多饒花果，清淨流渠香美諸水，河池泉沼映發交橫，種種豐饒無所乏少，彼等諸水不淺不深，澄清皎潔，易度易取，其內無有毒惡諸蟲，周匝具足，妙好禽獸，去離聚落不近不遙，往來乞求無疲無乏，其間道陌土地坦平，不下不高，易行易涉，若當有人欲求無上最勝利益，易得易成，速辦速證，兼絕蚊虻及諸蟲蝮，又不喧鬧，晝少行人往來擾亂，夜斷音響，安靜清閑，冷暖調和，風雨順節，堪可修道，禪定修心，又往昔時有一王仙名曰伽耶。隋言象在中停止，是彼王仙舊城居處，爾時菩薩見此地已，如是思惟，此中地勢快好，方平，暫覩即便為人，所樂，乃至堪可修道行禪，若有丈夫欲求無上最勝之利，斷諸惡者，此地足堪安止而住，我今既欲摧伏諸惡，修諸善根，宜應停止坐。



於此處以求菩提必令成就

菩薩如是心思惟已。即便取草鋪坐此地。欲修習禪。既坐定。已心如是念。令諸眾生求解脫者。悉行種種眾雜苦行。所謂或有諸眾生輩。懸住二手。以捨世間一切諸事。有為法。故彼等如是苦行之人。或乞食時。不從缸口內受於食。或有不從小口鉢內受取於食。或有不從兩羊之間受取於食。或有不從人糞穢間受取於食。或有不從柱杖人邊受取於食。或不從執刀杖人邊受其施食。如是確間及知婦人不淨來時。不從受食。或見婦人懷妊之時。亦復不從其邊受食。或知人家有不淨業。不從受食。或有不從酒醉人邊受取其食。或有兩人喫食之時。亦復不從其邊受食。受食之時。有狗來前。亦不受食。又受食時。其上或有蚊虻等來。不淨穢惡。亦不從受。或復有人唱呼而喚。來與汝食。亦不從受。有人唱云。汝住與食。亦不從受。或人唱言。我作食施。汝當待取。亦不從受。有人故為造作於食。亦不從受。或復有人祭祀諸天殘餘之食。亦不從受。食內若有沙糖石蜜。亦不從受。有蘇油等。亦不從受。食內或有乳酪等物。亦不從受。食內若有魚雜肉等。亦不從受。或食內有興渠臭熏諸辛味等。亦不從受。或復止受一家之食。齊一口止。或受二家至兩口止。乃至或受七家之食。還復食於七口而止。或復一日止一時食。或復一日兩時而食。或一日半始喫於食。或經三日乃喫一食。或時一日少許而食。或時兩日亦少許食。乃至七日亦少許食。或唯食菜或

唯食稗。或復唯食樹嫩枝條。或唯食酪。或復唯食迦尼迦羅樹之枝柯。或復有時純食羊糞。或復有時純食牛糞。或烏麻滓。或食果子。或食諸種一切草根。或食藕根。或食種種草嫩枝條。或復有唯空飲於水。而以活命。或有隨宜所得多少。即以活命。或復有學野獸食草以活於命。或時立地卓然而住。或復有坐一定不移。或復四支柱著於地。以口受食。或有唯著純草之衣。或有唯著塚間弊衣。或復有著種種草衣。或復有著僑奢耶衣。或以白桃皮作衣者。或以龍鬚而作衣者。或復有用諸畜生皮而作衣者。或復有用故畜生皮而作衣者。或有以諸毛毳博蕩作衣。或有破諸畜生之皮為條作衣。或復有以糞掃作衣。

或有裸形或臥棘上。或臥板上。或復有臥摩尼之上。或臥椽上。或臥塚間。或蟻垤內。猶如蛇居。或露地臥。或復事水。或復事火。或逐日轉。或有舉其兩臂而住。或有蹲坐。或復有用沙土烟塵。以塗全身。正立而住。或不梳洗頭首。面目。髮如螺髻拳攣而住。或復拔髮。或拔髭鬚。或復有事泉池井河渠源諸神。地神。樹神。林神。山神。石神。夜叉羅刹。羅睺隋言。阿修羅王。婆梨隋言。阿修羅王。毘摩質多羅隋言。睽婆利等。阿修羅王。或事歲星。或有事醫藥王仙人。或事婆羅墮仙人者。或復有事瞿曇仙人。或事毘沙門天王者。或復有事童子之天。或自在天。或復事日。或復事月。或復有事那羅延天。或帝釋天。或事梵天。或事護世四大諸天。如是各事令歡喜已。從乞求願。稱願得已。各求

解脫。菩薩既觀彼等。如是邪求解脫。見已發心。欲行可畏極苦之行。而有偈說

菩薩既至尼連河 以清淨心岸邊坐

為諸求道不真故 欲行大苦化彼耶

爾時菩薩如是觀察。專正思惟。坐訖。合口。以齒相柱。舌築上腭。一念攝心。如是繫念。調伏身意。以齒舌腭。攝心繫念。修習之時。腋下汗流。菩薩既見汗如是流。更復重發勇猛精進心。無所著。不錯不亂。住寂靜心。一定不動。如是最上苦身意。口。悉皆不動。是時復作如是念言。我今可入不動三昧。爾時菩薩從口喘息。及以鼻氣。悉皆除滅。口鼻滅已。即便從兩耳孔中。出大風聲。其風聲氣。猶如攢酥在大甕裏。搖攪於酪。出大音聲。如是如是。菩薩閉其口鼻之氣。不使出時。於兩耳孔。出風氣聲。亦復如是。菩薩復念。我今已發精進之心。無處染著。捨於懈怠。乃至如是。最上苦行。最勝難行。重復思惟。我可更入不動三昧。爾時菩薩既寂定身。及口意已。還止口鼻及耳喘息。一切皆杜。既口鼻耳悉寂定已。內風壯大。不得出故。氣衝於頂。譬如勇健最大力人。取好利斧。打棒他腦。如是如是。菩薩從其口鼻及耳閉氣不出。內風壯故。打腦之聲。亦復如是。菩薩復念。我今已發精進之心。無處染著。捨於懈怠。乃至如是。最上苦行。最勝苦行。思惟是已。即便更入不動三昧。爾時菩薩從口鼻耳及頂喘息。一切皆停。不令其出。乃至遮止不得出故。內風強盛。在兩肋間。迴轉鼓動。譬如屠兒。或屠兒子。善解殺

牛而彼屠等。或執利劍或捉利刀。而破牛肚或復破肋。如是如是。菩薩乃至內風強故。兩肋間轉穿破之聲。亦復如是。思惟是已。乃至更發精進之心。最勝苦行。我今還入不動三昧。爾時菩薩從口鼻耳閉氣不出。內風強故令身熱惱。譬如最大二壯力士。取一弱人各執一臂。將其向彼大火聚上。或惱或炙。如是如是。菩薩以內氣不出。故身受熱惱亦復如是。思惟是已。乃至更發精進之心。一切無著。已捨懈怠得於正念。心不散亂。一切寂靜。身口及意並得正受。如是勝妙最上苦行。

爾時上界有諸天來。見於菩薩如是苦行。各相謂言。今此悉達大智太子已取命終。而彼眾中。復更別有其餘太子共相謂言。此之悉達太子。現今其命未終。始欲取盡。或復更有諸天子言。此之悉達大聖太子。現亦不死。後亦不終。何以故。此之太子是阿羅漢。凡羅漢者。有如是行。不須怪之。爾時菩薩在彼蘭若。所用心處。作苦行時。即得成於最大苦行。是時菩薩坐處四面周匝。所有隣比聚落諸人。皆來見於菩薩如是苦行。作如是言。此沙門既行大苦行。是故立名。言大沙門。大沙門名起於彼唱。以是義故。有此名稱。爾時菩薩復更如是思惟。世間或有沙門。或婆羅門。制限食故。而建立行。各守清淨。彼等或復唯食於麥。或食糞麥。或食麥屑。或以麥作種種諸食。而以活命。如是更復。或食烏麻。或食粳米。或食小豆。或食大豆。乃至或食純大豆飯。或大豆汁。或大豆屑。或以大豆作種種食。持用活命。或有

沙門及婆羅門。斷一切食。建立淨行。我今亦可斷一切食。而行苦行。菩薩如是內心思惟。爾時彼處忽有諸天隱身不現。來菩薩所。白菩薩言。大聖仁者。願莫如是。思惟此念。欲得全斷一切不食。所以者何。仁今若欲斷一切食。而行行者。我等諸天。各將一切天味下來。入於仁者毛孔之中。而令仁者得存活命。又復仁者。不損害身。爾時菩薩聞此語已。如是思惟。我今既語一切人言。我全不噉一切諸食。而今諸天自隱其身。將天味來入我毛孔。令我活命。此則是我最大妄語。誑惑一切。如是念已。告彼天言。汝等諸天。雖有此心。是事不然。

爾時菩薩斷彼諸天如是意已。日別止食一粒烏麻。或一粳米。小豆大豆。菘豆赤豆大麥小麥。如是日日各別一粒。是時菩薩復更思惟。我今可以手掌盛取少少汁飲而活於命。或小豆臛。赤豆臛。豆菘豆臛等。爾時去彼聚落不遠。其中有一最大種姓婆羅門。名斯那耶那。隋言將。彼婆羅門從摩伽國頻頭王邊。得一聚落。以為封邑。其邑即與優婁頻蠡聚落相近。彼婆羅門得封邑已。還立字名斯那耶那。復更別有一婆羅門名曰提婆。隋言天。彼婆羅門生地。在彼迦毘羅城經營一事。漸漸行至斯那耶那村邑。而住。少日為客。是時提婆婆羅門更經營別事。因行漸至菩薩住林。時其提婆婆羅門見菩薩在林行大苦行。見已即識。作如是言。此是我國悉達太子。乃能如是行大苦行。彼見菩薩如是苦行。心大歡喜。爾時菩薩見彼提婆婆羅門。心向於菩薩生

歡喜已。即告提婆婆羅門言。大婆羅門。汝能為我辦少許食。活我已不。若小豆臛。大豆菘豆赤豆等糞。而我食之。持用活命。彼婆羅門心狹劣故。少見少知。無廣大意。欲行布施。述可此語。報菩薩言。大聖太子。如是之食。我能辦之。彼婆羅門於六年中。日別如上所須之食。以供菩薩。菩薩日日受取此食。依法而食。以活身命。爾時菩薩但以手掌日別從受。隨得少許而食。活命。或小豆臛及赤豆等。是時菩薩受食既少。隨掌所容。如上所說。諸豆汁食。菩薩如是食。彼食已。身體羸瘦。喘息甚弱。如八九十衰朽老公。全無氣力。手脚不隨。如是如是。菩薩支節連骸亦然。菩薩如斯減少。食飲精勤苦行。身體皮膚皆悉皴皴。譬如苦瓠未好成熟。割斷其蒂。置於日中。被炙萎黃。其色以熟。肌枯皮皴。片片自離。如枯頭骨。如是如是。菩薩體猶是無異。菩薩既以少進食。故其兩眼睛深遠陷入。猶井底水。望見星宿。如是如是。菩薩兩眼覩之。纔現。亦復如是。又復菩薩以少食。故其兩脅肋離離相遠。唯有皮裹。譬如牛舍。或復羊舍。上著椽木。時彼聚落所有羊子牛子馬子。行於彼林。見於菩薩如是苦行。見已各生大歡喜。發希有心。恒常承事供養菩薩。佛本行集經卷第二十四

佛本行集經卷第二十五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精進苦行品下



爾時淨飯大王盛春時至，遊戲觀看見諸園林，新出枝葉種種雜卉，眾花開敷，清淨莊嚴，遍滿其內，水中鵝鴈、鴻鵠、鴛鴦、充溢諸池，樹上復有鸚鵡、鸚鵒及拘翅羅，或諸孔雀、迦羅頻伽、命命鳥等，自相娛樂，或復命喚作微妙聲。時淨飯王聞是聲已，長歎歎息，捫淚而言：嗚呼我兒悉達太子，忽然捨我，奄經六年，既其出家，令我不見，咄哉我今獨用此活，知復何為？我今不見子悉達故，在於此處諸娖女中左右圍繞，雖復晝夜作諸音聲，笙篪琵琶、琴瑟、鼓吹種種音樂，我今受此上妙五欲，我子云何獨自在彼山林曠野無人眾內，為於種種野獸圍繞，虎狼師子及白象等，一切諸獸或復諸獸各以爪牙自相殘害，齧嗽而食，汝在彼處誰復得知，或死或生寂無消息，其淨飯王心地如是憶念，愁憂苦惱不樂。

爾時菩薩在彼優婁頻螺聚落，行苦行時羸瘦困弊，欲起行動力不勝身，立便倒地。爾時彼處地居諸天見此事已，謂言菩薩身命將終，心內憂愁傳相告語，悉達太子今忽命終，時彼地居諸天眾中，有一天子速疾往詣淨飯王所，既到彼已，白淨飯王作如是言：大王當知，大王太子悉達仁者，捨四天下并及七寶，出家入山苦行之時，今已命終，其天眾中復更別有一地居天，速往王所而白王言：大王當知，王子悉達雖未命終，但其餘命不過七日。爾時淨飯大王既聞諸天如此語已，為念子故憂愁苦惱逼切於心，而大唱言：嗚呼我子，何故獨於空林而死，雖得人身不受五欲，復

不證於無上法味，作是語已，身心迷亂悶絕，躑躅地。時淨飯王諸釋種族悉聞此聲，聞已悉各奔集往詣淨飯王宮，到已安慰淨飯王心，作如是言：大王莫作如是苦惱，又復大王，現今身體極甚羸瘦，莫因此事而取命終。淨飯王言：今日此處迦毘羅城是我親族眷屬品類，凡有幾數居住此城，爾時彼等一切釋種即白王言：大王當知，今釋總數一切凡有九萬九千，時淨飯王復作是言：汝等眷屬若欲令我命全活者，速疾示我悉達太子所居停處，是時一切諸釋種等咸共報言：大王當知，大王乃可捉此大地及諸山林鐵圍山等大海須彌，以一手擎擲於他方，斯有是理，欲令悉達煩惱未盡，若當一切天上世間人物聚集，欲將太子來向家者，終無是處。爾時釋氏國師之子名優陀夷，白淨飯王作如是言：大王當知，我今能往悉達太子出家之處，慰喻其意，將迴向宮，其淨飯王聞是語已，即便報彼國師子言：善優陀夷，汝能詣向太子邊者，或復太子取於汝語，歸來向家，汝共一處速疾還來，若其太子不肯來時，汝永一形莫見我面，所以者何？汝發此言，雖解我意，若子不來，我見汝面，以承望故，更倍增我之憂愁。

爾時國師子優陀夷嚴駕，即從迦毘羅出徑，往向彼優婁頻螺聚落之所，尼連河邊，既到彼已，其優陀夷初先遙見，憍陳如等五人在彼，見已即問憍陳如言：仁憍陳如，悉達太子今在何處？時憍陳如即便報彼優陀夷言：悉達太子今已入林修行苦行，時優陀夷復重問言：

其親侍者名字是誰？時憍陳如即報之言：汝優陀夷，若欲知者，其人名為阿奢踰時。隋言調馬時優陀夷即便進語阿奢踰時，作如是言：阿奢踰時，汝今往詣於太子所，如我所語，為我通道，仁父有使來到於此，欲得相見，時調馬報優陀夷言：我實不敢向太子邊通達此語，所以者何？太子苦行已過六年，自出家來不曾將面向於生地，對迦毘羅城邑而坐，何以故？厭生患故。汝優陀夷自可入林面見太子，對論父王所使言語，時優陀夷自入林中，見於菩薩臥於地上，從頭至足皆被塵塗，無有威光與地同色，身體瘦削無復肌膚，唯有骨皮裹身而已，眼深却陷如井底星，遍體屈折節節離解，其優陀夷見於菩薩如是身形，即舉兩手而大唱叫，稱喚號哭，嗚呼嗚呼，我釋種子，今日忽至如是厄難，本時如是端正可憐，如是妙色，今成此身與土無異，既復不得解脫安樂，徒勞損害如是妙身。

爾時菩薩聞優陀夷號叫聲已，即便問言：此為是誰？內心乃爾憂愁懊惱，如火所燒啼哭而語，時優婆夷報菩薩言：大聖太子，我是太子本國國師之子，名為優陀夷者，即我身是，太子之父淨飯大王，使我來此參迎太子，菩薩報言：汝優陀夷，我今不用此煩惱使，我唯欲得涅槃之使，不欲父王此生死死使，時優陀夷復更諂請於菩薩言：大聖太子，仁今建立何等誓願，乃爾牢固，菩薩即報優陀夷言：唯願我身在於此地，破碎猶如烏麻白粉，及以微塵，若我不得自利利人，其精進心終不放捨而生懈怠。

我今身心誓願如是。時優陀夷白菩薩言。大聖太子。我從太子父王之前受是誓言。令我決定共於太子相隨入城。今日太子若有如是殷重誓願。儻或未得自利利人而取命盡。我當云何敢捨太子。違本誓願將面空入迦毘羅城。

爾時菩薩復更重語優陀夷言。汝優陀夷。我今在此苦行之處。儻我未得成就自利。於其中道而命終者。汝優陀夷。取我屍靈。從本出門扶昇。將入迦毘羅城。汝復為我語彼一切迦毘羅城內外人民。作如是言。此即是彼精進之人。無異語者。立於誓願。正意正心。骸骨之體。汝優陀夷。更復為我答我父王所問訊語。汝語我父作如是言。大王當知。王子已發勤精進。故今已捨命。非因懈怠。如實語者。今既捨命。非是虛誑。汝優陀夷。我今雖然。但在此林中夜夢如是。無量諸天隱身來於我邊。頂禮我足。而白我言。悉達太子。汝今應當生大歡喜。從今已去。至七日內。汝必尅成最大利益。汝優陀夷。我得此夢。終不空也。汝優陀夷。今可還家。我不用汝。與我作友。爾時優陀夷。既聞菩薩如是誓已。於菩薩所。無復望心。即從菩薩坐處林中。獨自而出。出已。還至迦毘羅城。見淨飯王。到已。即白淨飯王言。大王當知。王子悉達。平安勇猛。存活不死。淨飯王言。若我太子安隱不死。我更何愁。聞此語已。心大歡喜。爾時欲界魔王波旬。欲為菩薩生擾亂故。於彼六年苦行之內。恒常密近菩薩左右。伺求其便。微毫過失。而不能得。即說偈言。

阿蘭若處既精好 樹木叢林甚可觀

優婁頻螺聚落東 彼處選擇得地已 發大精進勇猛心 魔王波旬來詣彼 唯願仁者壽命長 命長方得於自利 仁今身體甚尪羸 真實仁今千分死 但多布施承事天 如此或得大功德 求勝出家道甚難 魔王如是向菩薩 菩薩時以微妙言 波旬不善汝放逸 汝之於此福德心 若欲求於福德者 我觀死苦猶若生 若諸眾生皆滅沒 今架慾海建大橋 所以風災起天下 況此身內津血間 脂髓潤澤於先竭 肉消皮立氣力微 增長一切精進者 我今欲行是行時 所以不惜此身命 我心今有此至誠 世間未見有人輩 我寧為死奪命休

尼連禪河岸隣側 誓願牢固結加趺 我今決定得解脫 詐以美語而白言 命長乃能得行法 自利已後無悔心 定取命盡當不久 福德忭或一分存 於諸火神修祭祀 用學禪定作何為 調伏自心亦不易 種種諸語而稱揚 音聲巧密報於彼 求自利故行世間 終無微塵等求覓 豈可發吐如是言 實無一念怖於盡 我心終不暫時迴 精勤勇猛修梵行 尚能乾竭一切流 其汁寧得不枯竭 然後皮肉方乃乾 心意乃可得寂定 唯有入於三昧門 望得至彼勝覺處 汝須知我內淨心 智慧莊嚴甚牢固 堪能斷我此精進 不用長年在家活

丈夫寧當鬪戰死 終不命在為他降 健兒既能降伏他 降已更復何所畏 唯健能破諸怨敵 我當不久降汝魔 汝軍第一是慾貪 第二名為不歡喜 第三飢渴寒熱等 愛著是名第四軍 第五即彼睡及眠 驚怖恐畏是第六 第七是於狐疑惑 瞋恚忿怒第八軍 競利及爭名第九 愚癡無知是第十 自譽矜高第十一 十二恒常毀他人 波旬汝等眷屬然 軍馬悉皆行黑暗 其有墮此惡行者 是彼沙門婆羅門 汝軍恒常行世間 迷惑一切天人類 我今見汝彼軍馬 以妙智慧嚴勝兵 悉能降伏使無餘 盡破於汝大軍眾 猶如水破坏瓶器 消散汝軍亦復然 我心正念安如山 智慧方便皆成就 無放逸心而修行 汝何能得我瑕疵 爾時菩薩復作如是思惟念言。若有沙門及婆羅門。過去世時。求自利故。受於大苦。或心不喜。或復身心悉皆不喜。如是所受。彼諸沙門及婆羅門。不過此苦。如我今求自利益故。今受於此身意及心不喜等苦。若復來世有諸沙門及婆羅門。為自利故。所受身心一切苦時。不過於此。如我今求自利益故。身心受苦。唯未證得上人之法。未得知見未證增益。更復何道而取菩提。菩薩更復如是思惟。我念昔在父王宮內。觀作田時。值一涼冷。閻浮樹蔭。我見彼已坐彼蔭下。捨離一切諸欲染心。厭薄一切不善之法。起分別心。樂於寂定。而生喜樂。



證得初禪。我今可還念彼禪定。此路應向菩提之道。菩薩如是思惟念已。如法正觀一心而入彼之寂定。望因此道至於菩提。即說偈言。

此法既非是離慾 亦復非正趣菩提  
又非解脫之勝因 但是身心之苦本  
若我於今欲修學 應當如昔觀作田

坐彼閻浮樹下蔭 離染獲證四禪定

爾時菩薩復作如是思惟念言。彼之樂者唯遠諸慾及不善法。我今豈可不知彼樂。我今乃可證彼樂故。為欲成就一切知見。菩薩更復如是思惟。我欲成就知見樂者。應得生樂。但我羸瘦無有氣力。豈可以身瘦無力故。能得彼樂。我今可為身求力故。而食麤食。或復煮豆或餅或麩。或油或酥而塗此身。然後求於暖水澡浴。爾時菩薩語彼侍者婆羅門言。提婆仁者。我從今更不用如前飲食活命。我意欲求勝於此食。食以活命。或飲食麩餅煮豆等。或酥油脂欲塗此身。及暖水浴。汝能為我辦此事不。是時提婆白菩薩言。我今無有如是諸事。又我家貧不能堪辦此等諸物。兼復我今若即與仁。亦未卒得。仁但立誓我當為仁方便求覓。菩薩問言。汝今令我作於何誓。是時提婆白菩薩言。若仁苦行訖了之時。得心願滿。仁於彼時。仁分法分。復至我家。當受我食。菩薩報言。如汝所願。爾時提婆婆羅門聞菩薩如是印可其已。即便奉辭菩薩而去。還詣向彼斯那耶那婆羅門家。到已語彼婆羅門言。仁者。庶幾復樂法行。今此聚落相去不遠。有一沙門行大苦行。彼不食來年月淹久。今

欲求食或飯麩餅酥脂蜜等。或復煮豆及塗身油。并須澡浴。仁者。今可與彼辦之。

爾時軍將斯那耶那婆羅門家有於二女。一名難陀隋言。一名婆羅力。然彼二女極大端正。可喜無比。世間少雙。彼之二女往昔曾聞。去此

北方雪山之下。有一釋種聚落處所。名曰迦毘羅婆蘇都。彼城之內。有一釋王。名為淨飯。彼王第一最大夫人。名為摩耶。而彼夫人。生一太子。極甚端正。可意絕殊。容貌非常。身黃金色。頭頂上圓。猶如傘蓋。鼻如鸚鵡。臂長至膝。一切身體悉皆正等。諸根充備。猶如金象。具足三十二大人相。莊嚴其身。周匝而滿。八十種好。時彼太子既誕生已。將向相師婆羅門所占看。其記云。此太子若在家者。必當得作轉輪聖王。治四天下。作大地主。是時具得七寶正法。治化世間。若捨出家。必成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名稱遠聞。彼二女聞如此語已。早曾諮父。作如是言。今者既聞如是釋種其子端正。可意無雙。彼太子可作我夫主。爾時軍將斯那耶那。從彼提婆婆羅門邊傳聞菩薩此消息已。語二女言。汝姊妹等。心願應成。所以者何。汝等今速往詣於彼最大沙門。苦行之處。何以故。汝至彼已。請彼沙門。布施及食。尊重供養。奉油并酥。以用塗身。然後別供暖水澡浴。如是因緣。後應得成。汝等心願。爾時軍將二女聞父如是勅已。將於家常所有之食。及油酥等。至於菩薩苦行之處。到已頂禮於菩薩足。將所齎食。奉上菩薩。作如是言。大善尊者。願食於我。此所奉食。

爾時菩薩從彼二女受於食已。隨意而食。取酥及油塗摩其身。然後暖水以用澡浴。是時菩薩以彼油酥。用塗摩身。各隨毛孔。悉入其體。譬如土聚。或復踈沙。瀉酥及油。悉皆浸入。並不復現。如是如是。菩薩身體所塗酥油。皆悉入盡。並不復現。菩薩是時猶未得復本形身相。

爾時菩薩飯食已訖。告彼二女。作如是言。汝姊妹等。藉此功德。欲求何願。時彼二女白菩薩言。大善尊者。我等昔聞有一釋種生一太子。可意端正。世所無雙。我願彼人作於我夫。菩薩報言。汝姊妹等。我即是彼釋種太子。我從今去。願不更受五慾之樂。我於當來。欲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願欲轉於無上法輪。是時彼女姊妹二人聞此語已。白菩薩言。大聖仁者。此事若然。仁者必定得成。於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成已。當至我等之家。願見我等。我等當為尊者。作於聲聞弟子。菩薩復報彼二女言。如是如是。如汝姊妹二人所願。從此已去。彼之二女。日別送食。以與菩薩。并將酥油。先以塗摩菩薩之身。然後別將暖水洗浴。菩薩身體。乃至漸漸令菩薩復本身飾相。爾時菩薩告彼二女。作如是言。汝姊妹等。從今已去。莫作別意。將息身法。但送我食。何以故。我從今後。我若當共女人身。根兩相觸者。無有是處。我意不樂。我意不然。是時有一牧羊之子。見於菩薩。以苦行故。身大瘦損。彼羊子見菩薩。如是大精勤苦。向於菩薩。心生歡喜。即便長跪白菩薩言。大聖尊者。我今意欲承事尊者。供養尊重。未審尊者。納受已不。菩薩報言。

若知時者。汝欲所作如是早辦。時彼羊子即為菩薩塗摩身體。將羊乳汁奉上菩薩。以用為食。又為菩薩折尼拘陀大樹之枝。插於地上。作於蔭涼。時彼所折尼拘陀枝。因以菩薩威神力故。即從地生。更著枝柯葉花子等。皆悉具足。時人見之。喚彼樹為羊子所種尼拘陀樹。爾時菩薩食麤食時。彼五仙人共相謂言。悉達太子今已失禪。復其本性。何況不失於持戒也。此今成是懈怠之人。不得寂定。心生憤亂。彼等如是。平量訖已。於菩薩邊。生疲倦心。誹謗之心。捨離菩薩。而別他行。漸至向於波羅捺國。入鹿野園。而修禪定。而有偈說

彼等苦行五仙人 見於菩薩噉麤食  
謂言無有禪定行 放逸自養五大身

佛本行集經向菩提樹品第三十上

爾時菩薩欲求於彼麤食之時。止欲令身少得氣力。當於是時。而彼善生村主之女。從初始見菩薩已來。起於彼日。為菩薩作布施熟食。并及器皿。若布施他。或復於前未至日中。若見沙門若婆羅門乞食來者。所乞熟食。并及食器。而悉布施。復心口念如是之願。藉此施食。所有功德。迴施於彼釋種太子所苦行者。願令成就。早得諸通。願速成就。菩提妙果。願令苦行如心所願。悉具足滿。如是布施行食。并器經過六年。爾時菩薩六年既滿。至春二月十六日時。內心自作如是思惟。我今不應將如是食。食已而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今更從阿誰邊求美好之食。誰能與我如彼美食。令我食已。即便證取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時菩薩心作於如是思惟之時。有一天子知菩薩心如是思惟。速往詣於善生村主二女之邊。至彼處已。即告之言。汝善生女。汝若知時。菩薩今欲求好美食。菩薩今須最上美食。食美食已。然後欲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汝等今可為彼備辦足十六分妙好乳糜。

是時善生村主二女聞於彼天如是告已。歡喜踊躍。遍滿其體。不能自勝。速疾集聚一千牝牛。而犂乳取。轉更將飲五百牝牛。更別日犂此五百牛。轉持乳將飲於二百五十牝牛。後日犂此二百五十牝牛之乳。還更飲百二十五牛。後日犂此一百二十五牝牛。飲六十牛。後日犂此六十牛。乳飲三十牛。後日犂此三十牛。乳飲十五牛。後日犂此十五牛。乳著於一分淨好粳米。為於菩薩煮上乳糜。其彼二女煮乳糜時。現種種相。或復出於滿花瓶相。或現功德河水淵相。或時現於萬字之相。或現功德千輻輪相。或復現於斛領牛相。或現象王龍王之相。或現魚相。或時復現大丈夫相。或復現於帝釋形相。或時有現梵王形相。或復現出乳糜向上涌沸。上至半多羅樹。須臾還下。或現乳糜向上高至一多羅樹。訖已還下。或現出高一丈夫狀。還入彼器。無有一滲離於彼器而落餘處。煮乳糜時。別有一善解海算數占相師。來至彼之處。見其乳糜出現如是種種相貌。善占觀已。作如是語。希有希有。是誰得此乳糜而食。彼人食已。不久而證甘露妙藥。爾時菩薩至於二月二十三日於晨朝時。齊整著衣。欲向優婁頻蠡聚落而行乞食。漸漸至

於難提迦村。至彼村已在村主家大門之外。默然而立。欲求食故。是時善生村主之女。見於菩薩在其門邊。默然求食。見已。即便取一金鉢。盛貯安置。和蜜乳糜。滿其鉢中。自手執持。向菩薩前。到已。即住白菩薩言。唯願尊者受我此鉢和蜜乳糜。憐愍我故。爾時菩薩見彼乳糜調和於蜜。內心如是思惟。念言。我今得好封瘡之藥。是故我今應須強發精進之行。欲證甘露及正法故。又我久來失此法體。及是法行。今日應須生道路故。我今發是誓願之相。我辦是意。如我今日此所和蜜功德乳糜。依時奉持。搏食之食。依法食已。我應須度死命鬼界。伏彼死命鬼軍之眾。度於彼岸。菩薩如是思惟。念已。受彼乳糜。而問善生村主女言。姊善仁者。我若食此乳糜。訖後。將此鉢器付囑與誰。善生女言。付與仁者。菩薩復言。我如是器無有用處。善生女言。仁者隨意思念所作。又我從來布施他。食恒常備辦。并器布施。爾時菩薩受彼食已。從於優婁頻蠡聚落。正念而出。安庠。漸至尼連河岸。到已。即便持所得食。安置一邊。清淨之地。脫衣入彼河中。澡浴。除身熱氣。菩薩澡浴身體之時。虛空諸天。以天種種微妙香末。和彼水雨種種雜下。雨於水上。爾時彼處尼連禪河。以諸末香種種眾花。彌滿水上。合雜而流。是時菩薩於彼水中。既澡浴已。取其袈裟於水中濯。出振曬。乾著於體上。欲渡彼水。波流湍疾。身體羸弱。不能得越。兼復六年精勤苦行。身力劣弱。不能得濟彼河之岸。爾時彼河有一大樹名頽。誰那隋言。彼樹之神



名柯俱婆

隋言小峯

住依彼樹時彼樹神以諸瓔珞

莊嚴之臂引向菩薩是時菩薩執樹神手得渡

彼河菩薩所浴河內香水一切諸天各各分取

將還宮殿以此功德吉祥水故將灑自宮爾時

彼河尼連禪主有一龍女名尼連茶耶隋言不寡從地

踊出手執莊嚴天妙釜提奉獻菩薩菩薩受

已即坐其上坐其上已取彼善生村主之女所

獻乳糜如意飽食悉皆淨盡菩薩既食彼乳

糜已緣過去世行檀福報業力熏故身體相好

平復如舊端正可喜圓滿具足無有缺減爾

時菩薩食彼糜訖以金鉢器棄擲河中時海

龍王生大希有奇特之心復為菩薩難現世故

執彼金器擬欲供養將向自宮是時天王釋提

桓因即化其身作金翅鳥金剛寶鳴從海龍邊

奪取金鉢向忉利宮二十三天恒自供養於今

彼處二十三天立節名為供養菩薩金鉢器節

從彼已來至今不斷爾時菩薩食糜已訖從坐

而起安庠漸漸向菩提樹彼之釜提其龍王

女還自收攝將歸自宮為供養故而有偈說

菩薩如法食乳糜 是彼善生女所獻

食訖歡喜向道樹 決定欲證取菩提

佛本行集經卷第二十五

佛本行集經卷第二十六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向菩提樹品中

爾時菩薩於河澡浴食乳糜休身體光儀平

復如本威力自在安庠面向菩提樹時作是

行步猶如往昔諸菩薩行所謂漸漸調柔行

步意喜來者隨施行步安住猶如須彌山王

巍巍而行無恐畏行不濁亂行心知足行不

急疾行不遲緩行不蹶失行兩足周正不相

揩行不相逼行不星速行不搖身行安隱而

行清淨而行精妙而行無患害行師子王行

大龍王行大牛王行如鴈王行如象王行不

恆怯行無疑滯行無怪悞行廣寬博行那羅

延行不觸地行千輻相輪下地而行以脚足

指網縵所羅甲如赤銅色澤而行行步振遍

大地而行行步猶如大山谷響出聲而行行

步之時有坑坎處皆悉平正自然而行地上

所有土沙礫石皆除而行以足網縵放光明

觸罪類眾生安住不動善行而行行步清淨

生妙蓮花踰彼蓮花臺上而行以往昔行淨

善行故而得此行往昔諸佛坐於師子高座

之上承行而行心意牢固如金剛行閉塞一

切諸趣稠林堂堂而行能為一切諸趣眾生

生安樂行摧折一切魔幢而行破壞一切魔

力而行墮壓一切魔業而行打碎一切魔威

而行減削一切魔業而行消散一切魔眾而

行墮落一切魔勢而行捐捨一切魔行而行

殺害一切魔軍而行割斷一切魔網而行伏

諸非法一切邪眾如法攝受外道而行照朗

煩惱翳暗而行散助煩惱朋友而行威力覆

蔽釋天梵天大自在天護世諸天無畏而行

於此三千大千世界唯自一人獨尊而行不

從他學而自證道分明而行欲證一切種智

而行正念正意知足正行行行而行欲滅生

老病死而行欲趣向彼常樂我淨微妙最勝

無畏之處欲入涅槃城門而行有如是行菩

薩而行面正向彼菩提之樹直視而行

爾時菩薩復作如是思惟念言我今至此菩

提道場欲作何座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即自覺知應坐草上是時淨居諸天子等白

菩薩言如是如是大聖仁者所有過去諸佛

如來欲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皆悉坐

於鋪草之上而取正覺爾時菩薩復作如是

思惟誰能與我如是之草心思惟已左右前

後四顧觀看是時忉利帝釋天王以天智知

菩薩心已即化其身為刈草人去於菩薩不近

不遠右邊而立刈取於草其草青綠顏色猶

如孔雀王項柔軟滑澤而手觸時猶如微細

迦尸迦衣其狀如是色妙而香右旋宛轉

爾時菩薩見於彼人去已不遠在右邊刈如是

等草見已漸漸至彼人邊到已寬緩問彼人

言賢善仁者汝名字何彼人報言我名吉利

菩薩既聞彼人名已如是思惟我今欲求自

身吉利亦為他人以求吉利此名吉利在於我

前我今決當得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菩薩如是心思惟已更出如是美妙音響語

彼人言其語猶如過去一切諸菩薩等微妙

音聲所謂實語不虛發言用真正言出清亮

聲潤澤之聲妙聲喜聲聞承奉聲聞不違聲

聞流靡聲化聲導聲不謬吃聲不縮呻聲不

羸澁聲不雙破聲軟滑澤聲甜淡美聲分明

的的遙入耳聲聞心口意皆悉喜聲聞已除

滅欲癡瞋恚鬪諍忿怒皆悉令得清淨之聲

六九七

聞如迦羅頻伽鳥聲。命命鳥聲。雷隱隱聲。如諸音樂歌讚詠聲。深遠高聲。無障礙聲。非鼻出聲。清淨之聲。真正之聲。實語之聲。如梵天聲。如海波聲。如山崩聲。震動之聲。如諸天王所讚歎聲。諸阿修羅歌詠美聲。深難得底斷魔力聲。降伏一切諸外道聲。師子之聲。駛風之聲。象王之聲。如雲磨聲。能至十方佛刹土聲。告諸所化眾生之聲。不急疾聲。不遲緩聲。不停住聲。不缺減聲。不濁穢聲。合一切聲。入諸聲聲。解脫之聲。無繫縛聲。無染著聲。合語義聲。依時語聲。不過時聲。巧能宣說八千萬億法門之聲。無壅塞聲。不止息聲。能辯一切諸聲之聲。隨心能滿一切願聲。能生一切安樂之聲。示現一切解脫之聲。流通一切諸道路聲。眾中說時。不出眾外。令諸大眾歡喜之聲。聲出之時。順於一切諸佛法聲。

菩薩以此如是眾聲。告語於彼刈草之人。作如是言。仁者汝能與我草不。其化人報言。我能與。是時帝釋所化作人。即便刈草以奉菩薩。其草淨妙。菩薩即取彼草一把。手自執持。當菩薩取彼草之時。其地即便六種震動。是時菩薩將於此草。安庠面向菩提樹下。爾時菩薩持草行時。中路忽有五百青雀。從十方來。右繞菩薩三匝訖已。隨菩薩行。又復五百拘翅羅鳥。四方而來。如前圍遶。又復五百孔雀而來。乃至略說。五百白鵝。五百鴻鶴。五百白鷗。五百迦羅頻伽之鳥。并其五百命命之鳥。五百白象。皆悉六牙。五百白馬。頭耳烏黑。驥尾悉朱。長而披散。五百牛王。並皆斛

領猶如黑雲。是時復有五百童子。五百童女。各以種種妙瓔珞莊嚴其身。五百天子。五百天女。五百寶瓶。以諸香花滿於其中。又盛種種諸妙香水。無人執持。自然空行。

又世間中所有一切吉祥之事。皆從四方雲雨而來。各在菩薩右邊。圍遶經三匝已。隨菩薩行。又世間中所有樹木。一切藥草。菩薩行時。從根悉伏向於菩薩。又復四方微妙涼冷。調和之風。吹諸翳障。皆悉清淨。無雲無霧。無烟無塵。上虛空中。復有無量千萬諸天。菩薩當向菩提樹時。悉隨而行。皆各一時歡喜踊躍。遍滿其體。不能自勝。歌唱叫喚。或口呼嘯。作種種聲。弄其天衣及寶瓔珞。又復出聲作如是言。今此閻浮有佛世尊出現於世。

復有無量淨居諸天。來在菩薩左右前後頂禮菩薩。如是白言。大聖尊者。仁昔長夜恒常乞願。今日所願以得成就。世間所有一切諸天。堪為仁作吉祥之事。能與仁作吉祥之相。又復能成仁心願者。彼等悉來在菩薩前。菩薩面向菩提樹時。相隨而進。菩薩欲至菩提樹下。是時其地六種震動。又復菩薩行步之時。如師子步。如龍王步。如牛王步。白鴈王步。如象王步。無怖畏行。無障礙行。無染著行。除滅一切毛不豎行。無人降伏。往昔善行。禪定真正最勝而行。最上最妙。伏諸怨行。斷絕一切不利益行。欲取無上法寶。故行。取無上樂攝受。故行。欲取最上寂定。故行。行步之時。地上所有一切眾生。聞地動聲。地居諸天。阿修羅等。一切諸龍。諸乾闥婆。一切諸鳥。四足人

等。皆悉聞彼震動之聲。心生疑怪。處處觀看。有何異事。有何因緣。大地如是湧沒搖動。爾時彼地有一龍王。名曰迦茶。隋言。其龍長壽。黑色。經歷劫數。曾見往昔多諸佛來。又龍日月晝夜甚長。睡眠未久。見大地動。復聞震聲。即便驚寤。寤已。忽起。速疾從自宮殿而出。出外觀看四方之時。迦茶龍王觀四方已。見自居處相去不遠。有一菩薩安庠而行。時彼龍王見此菩薩。預先瑞相。猶如過去諸大菩薩。發心欲向菩提樹下。一種無異。見是相已。更無疑心。決定知此菩薩大士。當得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生大歡喜。即便說偈。一心合掌而讚歎言。

威德巍巍大仁者  
如我曾見過去時  
有諸菩薩來此中  
仁今亦然無有異  
今見仁者到斯處  
決定作佛必無疑  
世尊徒步甚安庠  
先舉右腳而行動  
觀於諸方心諦視  
應當定作佛世尊  
仁今從此吉祥邊  
乞一把草手持執  
正面趣向於道樹  
決定今作三佛陀  
諸方四面涼冷風  
猶如牛王作聲嚮  
又有諸鳥來翼從  
前後左右四面圍  
世間黑闇晝夜昏  
無明愚癡之所覆  
仁聖成就丈夫已  
必出大光普照明  
又復靈異諸獸來  
百千萬眾前後遶  
如彼輪迴右旋轉  
仁今決定作世尊  
又復象馬諸畜生  
并諸幢鬘等來至  
星速急疾向菩薩  
決知當作佛世尊  
又復一切淨居天  
持其清淨莊嚴體  
曲躬頂禮於仁者  
知仁決作佛世尊

等。皆悉聞彼震動之聲。心生疑怪。處處觀看。有何異事。有何因緣。大地如是湧沒搖動。爾時彼地有一龍王。名曰迦茶。隋言。其龍長壽。黑色。經歷劫數。曾見往昔多諸佛來。又龍日月晝夜甚長。睡眠未久。見大地動。復聞震聲。即便驚寤。寤已。忽起。速疾從自宮殿而出。出外觀看四方之時。迦茶龍王觀四方已。見自居處相去不遠。有一菩薩安庠而行。時彼龍王見此菩薩。預先瑞相。猶如過去諸大菩薩。發心欲向菩提樹下。一種無異。見是相已。更無疑心。決定知此菩薩大士。當得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生大歡喜。即便說偈。一心合掌而讚歎言。



仁今將此有漏心 又為一切煩惱逼

今得除滅彼結惑 必成無上勝菩提

仁今具足微妙法 甚深難測不思議

證已俯仰行步寬 是故我心無疑滯

仁今種種皆如法 所說最上更無過

一切天人無等倫 是故我心無疑滯

爾時黑色龍王將如是偈歎菩薩已。心大歡喜

踊躍無量。合十指掌。在菩薩前頂禮菩薩。是

時菩薩語龍王言。大善龍王。如是如是。如汝所

說。我今必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說偈言

大善龍王如汝言 此為增益我精進

我今必成無上道 一切世間無等雙

如餘所見相莊嚴 大吉祥瑞為我助

我今於此煩惱海 必度彼岸無有疑

爾時黑色龍王有一龍妃名曰金光。而彼龍妃

復與無量諸龍女等左右圍遶。其手各執諸妙

香花。末香塗香。雜色衣服寶幢幡蓋。種種瓔珞

作天音樂。其樂音中。各作種種歌讚詠聲。而歎

菩薩。隨菩薩行。歌音聲中。出如是偈。頌菩薩言

世尊身意卓不移 無驚無怖而定住

歡喜踊躍離諸欲 瞋癡悉捨無處貪

尊能為世作醫師 是故我今頭頂禮

世間諸使煩惱厚 無能解脫離彼纏

諸根自伏復伏他 能拔眾生諸毒箭

無歸護處能歸護 世間幽暝作導師

三界燈明仁獨尊 是故我等今頂禮

世尊無人能伏得 以盡貪瞋及無明

離諸煩惱欲染情 是故我今頭頂禮

煩惱刺入眾生意 無有人能拔出之

世尊今作大醫師 能治彼等大苦惱

無依止者作依止 無導師處作導師

黑暗遍於三界中 世尊光明普能照

如我今見諸天眾 持妙香花滿虛空

舞弄瓔珞皆散衣 我見如是預相已

斟量斯事無虛謬 仁今作佛心喜歡

速往菩提德樹邊 降伏彼等四魔眾

擱裂煩惱鞞羅網 疾成無上寂涅槃

猶如往昔諸智人 到於此處取正覺

仁者今已來至此 我知作佛定無疑

世尊昔在因地時 行行劫數千萬億

精苦勤劬不暫息 望取正覺證真如

今時已至願莫停 速詣於道樹下坐

正心依彼樹王者 決證菩提無有疑

爾時菩薩聞是偈已。安庠而行向菩提樹。於

其中間心如是念。此欲界內。是彼魔王波旬

為主自在統領。我今應當語彼令知。若不告彼

而取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我則不

成名為大覺。所以者何。為欲降伏魔波旬故。

攝受彼故。亦兼攝受降伏一切欲界諸天。彼之

魔眾魔宮殿中。復有無量無邊諸魔眷屬。諸

天已於往昔種種善根。若聞我作師子吼聲。

若見我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則彼悉

來向於我邊。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爾時菩薩思惟是已。從於眉間白毫相中放

一光明。名能降伏散魔軍眾。放此光已。應時

即至魔之宮殿。翳彼一切諸魔舊宮本業之

光。又復斯光傍遍三千大千世界。作大光明

一切皆滿。時菩薩放彼光明中。魔王波旬自

然而聞如是偈聲 然而聞如是偈聲

世間有一大眾生 經歷多劫行行滿

淨飯大王之太子 棄捨王位而出家

彼欲開發甘露門 今來趣向菩提樹

汝身若有大氣力 可詣樹下共試看

其今已達彼岸邊 復欲度他令到彼

菩薩既以自覺了 今復更欲覺於他

又自得彼寂定禪 更欲教人令寂靜

既自行無繫縛路 欲教他趣解脫城

破散三惡悉使空 充溢人天道令滿

示現禪定五通力 安置令知甘露宮

其今不久證大明 必當虛空汝境界

愚癡黑暗瞋恚侶 損汝朋黨悉無餘

既被摧碎走無方 當爾時心作何計

彼若證於甘露法 常樂我淨湛然安

爾時欲界魔王波旬。從光明中間是偈已。於

睡眠中心忽驚動。自然夢見三十二種不吉祥

相。何等名為三十二夢。所謂夢見其諸天界自

許宮殿。悉皆黑暗無有光明。見自宮中有諸

沙礫糞穢盈滿。見自身體恐怖不樂。無有心

情。見其自身諸方馳走。見其自身頭上天冠忽

然墮落。遺失革屣徒跣而行。見自咽喉脣腭

乾燥身體寒熱。見自園中所有樹木枝葉花

果。悉皆乾枯。見諸池泉所有諸花皆悉枯竭。

見自園中所有諸鳥。鸚鵡鸚鵡。孔雀鴛鴦。鴻鶴

鷓鴣。及拘翅羅命命鳥等。翎羽毛悉皆聳落。

見其宮內所有音聲樂器之具。螺鼓琴瑟箏

篴笙簧。所有一切五種音聲。悉皆破折斷壞

故敗。狼藉在地。見其從來所愛左右。皆悉自

然遠離其身憂愁困苦。却住一面獨臥地上。見其端正可喜玉女。赤露拳擧。自舉兩手以拔頭髮。臥於地上。見諸魔子。巧智辯者。悉皆趣向菩提樹下。頂禮於彼菩薩之足。

見其四箇所愛之女。各舉兩手大聲號哭。作如是言。嗚呼嗚呼阿耶阿耶。見其自身所著衣裳垢膩不淨。見其自身。為諸塵土之所塗穢。周遍滿體。見其自身忽然瘦劣。無有精光。

見自宮殿城壁戶牖樓櫓窓門。却敵雀堞天井。皆悉崩頽落壞。見其所有諸大兵將。夜叉羅刹。或鳩槃荼。或復龍王。彼等悉皆垂於兩手。或時舉臂拍頭搥胸。各各受於極大苦惱。

見其所有一切欲界諸天主等。四鎮天王帝釋。夜摩兜率化樂他。自在皆悉號哭。瀝淚滿面。走向菩薩觀菩薩面。立菩薩前。

見其在於鬪場之內。刀仗矢刃。自許左右及眷屬等。悉捨魔王諸方馳走。見其從來吉祥之餅。皆崩破壞。見那羅陀天仙。口唱不吉祥事。見有一神名為歡喜。當門作聲。如是唱說。稱不歡喜。見虛空中塵霧烟雲。悉皆遍滿。

見守魔宮功德大神。舉聲大哭。見其從來自在之處。成不自在。見自朋友。悉成怨讎。見諸魔宮。或成黑暗。或復失火。悉皆燒盡。見其一切諸魔宮殿。震動不安。見其所有樹木叢林。或被他所斫。或自倒地。見其所有思念判事。或作方計。竟日籌量。不得一口。唯有亂心。

爾時欲界魔王波旬。見如是等三十二夢。不祥相已。從睡而寤。遍體戰慄。心意不安。內懷恐懼。普喚一切魔家眷屬。皆令集聚。及其宮

內左右侍臣。并大兵將。當諸城門守護之人。向說夜夢所見之事。汝等諸人。我昨夜夢見諸變怪。如前所說。我見如是不祥夢已。甚大恐怖。身心不安。以是生疑。忽然睡覺。我應不久必失此處。恐畏更有或大威德福力之人。來生此處。替代於我。而說偈言。

昨夜光明自然現 光明中說此偈言  
釋種太子今出家 三十二相莊嚴體  
出家苦行六年滿 今漸來向道樹間  
自覺覺他以菩提 汝若有力共彼試  
彼種善根劫千億 今得菩提證正真  
破汝境界悉當空 汝若不能折伏彼  
彼證甘露身常住 欲破汝等此魔宮  
是故我告汝諸魔 若有強力早向彼  
沙門獨自在樹下 速疾破彼莫令全  
汝等若取我愛言 為我辦具四兵眾  
世間多有辟支佛 彼今出已令涅槃  
望我獨自作法王 不令斷絕如來種  
爾時魔王波旬長子名曰商主。時彼商主即便以偈白其父言。

父王何故面無色 心戰身體無威光  
看此形相似大驚 未審曾見聞何事  
唯願向子等實說 如所聞見一一論  
時魔波旬還以偈告其子商主。作如是言。

子汝今當善諦聽 昨夜我夢甚異常  
若我眾中具說之 大眾聞皆絕倒地  
時魔波旬長子商主復更以偈報其父言。

大眾倒地不敢辭 入陣若退是大苦  
若夢見有如是相 寧住莫鬪被他追

時魔波旬復還以偈告其子言。

丈夫發意取鬪勝 可以不勝即鬪休  
彼獨沙門何所能 我到樹下當起走  
是時商主復更以偈白其父言。

有力眾力弱力人 獨一智慧勝他鬪  
螢火蟲滿三千界 一日出世悉能遮  
若人自慢心不思 貢高欺他不廣問  
諸智人來相開諫 若不取語此難治

爾時菩薩向菩提樹。未至彼處。其間見一菴羅之樹。謂言。此是菩提之樹。菩薩至彼樹下。欲坐。意中以為菩提之樹。是時彼地以菩薩身威德力故。重不能禁。欲陷向下。爾時菩薩如是思惟。世有二人。行坐之處。其地陷沒。何等為二。一者斷絕諸善根盡。二者福德諸善甚多。計我即今應非是斷善根盡人。此或應非菩提樹下。爾時色界淨居諸天。為幪幪真菩提樹故。懸妙繒幡。置於其上。又復彼中所有諸樹枝幹。悉傾向菩提樹。是時菩薩即知此是真菩提樹。便捨於前舊菴羅樹。迴步安庠。漸漸而向菩提樹邊。爾時菩薩當向菩提樹下行時。有一夜又名曰香獸。守護於菩提樹之樹。去樹不遠。停止其中。見菩薩來。得急即告更一同伴。名為赤眼。別夜又言。仁者汝來。我今語汝。汝須知覺。汝速為我往欲界主魔王邊。諮道如斯語。昔拘留孫。及拘那含。并迦葉等諸大仙聖。於此地中所居之處。成大等覺。今復更有精進之人。功德圓滿。菩提行備。以具足得三十二相。侵於魔王境界所住。是彼釋種淨飯王子。名悉達多。已捨苦行得

①雀堞 ②雀採 ③摧墮



於正念來至於此最勝地處而欲居停願大王知時赤眼聞香獸夜叉如此語已速往詣於魔波旬所既到彼已如上所語悉具說之爾時欲界魔王波旬從彼赤眼夜叉邊聞如此語已即便召喚他化自在一切諸天化樂兜率三十三天四天王等并地居天諸龍夜叉諸乾闥婆及阿修羅緊陀羅摩睺羅伽鳩槃荼羅剎毘舍遮等一切大眾而勅之言汝等悉集聽我處分有一釋迦種姓之子欲取菩提我等相共至於彼處斷其如此勇猛之心勿令取證爾時魔王長子商主白其父王魔波旬言父王如是子心不樂何以故而今父王欲共悉達菩薩大士而作怨讎唯恐後時父王內心悔無所及作是語已時魔波旬告子商主作如是言咄汝小兒愚暗淺短未曾知我變化神通未曾觀我自在威力爾時商主白其父言父王當知我非父王愚癡之兒亦非不知父王神通威力自在但父王今未知悉達菩薩神通未見悉達菩薩德力其事雖然但願父王至於彼邊應當自見應當自知彼之神通

爾時欲界魔王波旬不取其子商主之言聞已忽然裝束四種精銳兵眾悉令聚集帶甲持仗譬如大力最猛健將率領可畏雜種軍眾人觀之時能令毛豎世未曾見又未曾聞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天神鬼兵所謂一身能現多種百千面孔其一面能出無量種種蛇身手脚繚展形容可畏皆執弓箭槊矛槌棒斧鑿刀劍最勝金剛諸器仗等或復身體頭目手足眾雜異形或復頂上大火熾然或於肚

邊出極猛火或復語言麤澁叫喚或執犁木或持杵等如是諸物眼孔可畏或眼睛睜視眇高低或口喎斜而復多齒其舌廣大現多種形或舌下垂或舌拳縮猶如礪石或眼放光猶如黑蛇其中毒滿或有頸項纏繞諸蛇或有手執蟒蛇而食猶金翅鳥從海取龍而噉食之或復手執人肉骨血頭目支節而噉食之或手執人五臟腸肚糞穢而食或有青眼如師子王喧張可畏或眼凹凸開合放光或復騎於猛火大山乘空而來或兩肩頭擎於焰火熾燃如山或於地上兩手拔樹合根擔來其中有或有耳如殺羊或如簸箕或如蚌蛤或如象耳或如猪耳或垂朵耳或復有肚如病人脚脛細弱身體羸瘦或鼻匾匾或腹如甕足如覆鉢身體皮乾猶如曝脯其肉枯燥血脈乾竭或復割截手足而懸或復斫頭而手中執或身出血更互相飲飲已復吐或吐白沫或飲融銅或吞鐵丸或別手足肘膝而行或唯骨身無有皮肉或作猪形或驢騾形象形馬形駱駝牛羊殺羝犀兕水牛狐兔犛牛狙獠摩竭鯨鵠師子虎狼熊羆禽狢獼猴豺豹野干狸狗諸如是等種種形容作大恐怖作大可畏如是軍眾悉皆整備儼然承奉待命即行

佛本行集經卷第二十七

佛本行集經卷第二十六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向菩提樹品下

爾時魔王即告赤眼夜叉之使作如是言謂汝赤眼汝今見此軍眾以不有誰輒欲侵我境界是時赤眼夜叉之使即白其王魔波旬言大王當知此是釋種淨飯王子名悉達多從彼善生村主女前猶如牛王作大音聲向於吉利刈草人邊乞得一把有一樹名殺羊多羅尼拘陀樹漸漸而來復有五百青雀圍遶以初春月所出可愛一切樹木悉著花果枝柯自垂無識諸樹猶尚傾頭低而供養震動大地欲向於彼菩提樹下

爾時波旬既見菩薩欲向於彼菩提樹下作是思惟願此釋種向餘樹下鋪草而坐莫向於此菩提樹坐其心如是思惟念已告彼一切夜叉眾言汝等一切諸夜叉輩宜減少許夜叉之眾速往詣彼菩提樹下伏藏而住慎莫使此釋種之子趣向於彼菩提樹間其夜叉等白魔王言謹依大王嚴命所勅是時夜叉即便抽減少許人眾去彼菩提樹下不遠伏藏而住其彼魔家諸夜叉眾遙見菩薩欲來向於菩提樹時身體赫奕猶如金山照耀放光不可譬喻其夜叉眾既覩見已即說偈言

此必千光新日出 威德照耀如金山  
憐愍一切諸天人 漸到樹王如師子  
時彼樹林所守護神即以偈頌報答於彼諸夜叉言

世尊千劫功德圓 備滿六度施戒忍  
精進禪定及智慧 具足一切諸莊嚴  
今漸來至向樹王 欲證無上菩提道  
諸天及人八部眾 思惟如是悉隨行

爾時彼諸魔家眷屬夜叉眾等聞此偈已皆悉離彼菩提樹側星散而走。是時菩薩漸漸來到十六種相功德具滿地分之處。何等名為十六種相。所謂彼地劫燒之時。最後燃盡劫初立時。最在有成。又復彼地所出諸草最勝最妙。所謂優波羅。波頭摩。拘勿頭。分陀利。充足不少。又復彼地於閻浮提最在於中。又復彼地不居頑鈍愚癡眾生。唯住聖種大福德人之所行坐。又復彼地無諸坑坎。四面空寬平整之處。又復彼地不下不高。清淨洪滿。猶如手掌。又復彼地多有諸花。優波羅。波頭摩。拘勿頭。分陀利。自然生長。又復彼地悉為一切聖人通。知。又復彼地自然顯現。又復彼地於一切時。恒居聖人不曾空闕。又復彼地終無有人能得降伏。又復彼地名稱遠聞。所謂師子最高之座。又復彼地。其有心覓過不能得。所謂若魔魔家眷屬。又復彼地於一切地。最在中齊。又復彼地金剛所成。又復彼地所生諸草。正高四指。柔軟青綠。如孔雀項。觸時猶如迦尸迦衣。顏色微妙。可熹端正。香氣芬芳。頭悉右旋。往昔有諸轉輪聖王。悉皆知聞。此可愛樂希有之事。是故恒來往彼觀看此之地處。

如是之願。我今於此處所坐已。越煩惱海度至彼岸。時菩薩擲彼一把草至地。猶如餅中置華。或如河漩。或如萬字。爾時菩薩見自所執草漫擲地。自然不亂。有如是等吉祥之相。口作是言。如我今日所擲之草。應亂不亂。此吉祥相。表我在於亂世間中。必定當證不亂之法。菩薩如是擲草鋪已。是時彼地六種震動。時欲界主魔王波旬。至菩薩所而作是言。謂刹利子。汝今不合在此樹下鋪草而坐。何以故。其此樹下。於夜半中。多有無量毘舍遮鬼。及富多那夜叉羅刹。數恒來噉食人肉。今此樹北別有一林。是大仙人所居停處。彼之處所。名曰優婁頻螺聚落。可熹端正人所樂觀。汝釋子宜至於彼地隨意而坐。

爾時菩薩報彼魔王作如是言。汝魔波旬。可不知耶。我在於山阿蘭若處。空閑澤中。或在樹下。或在塚間。或居林內。夜半安然。心無所畏。又復我今亦非無智。亦復非是無方便力。非如凡人至於此地。但我久知往昔諸佛。在此樹下。無畏之處。得成聖道。以如是義。我故來此。爾時別更有一夜叉。在於魔王波旬右立。時彼夜叉語菩薩言。汝釋種子。今何苦用此樹下坐。自外四邊大有餘樹。汝可速疾移他處去。時菩薩報彼夜叉言。我有心願於餘樹下不能得成。所願唯在於此樹下。決定當成。餘處不得。時彼夜叉白其魔王作如是言。大王。今聞彼言。以不更作何事。能得彼去。魔波旬報彼夜叉言。我今唯應種種方便。作勤劬心。斷彼不聽於此處坐。爾時菩薩見魔波旬作如是言。鋪草而坐。內心思惟。發如是願。我今坐彼往昔過去諸佛所坐金剛之處。坐已當伏魔王波旬。我今此處坐已。斷滅欲瞋。悲癡諸煩惱等。我今此處坐已。當證微妙甘露清涼之法。爾時菩薩所鋪之草。其根向內。頭皆向外。鋪已右邊。彼菩提樹三匝。訖竟。加跌而坐。身心端直。如蛇纏身。卓然不動。口三唱言。我證甘露。我證甘露。我今定當證得甘露。而菩薩心發於如是弘誓之願。我坐此處。一切諸漏若不除盡。若一切心不得解脫。我終不從此坐而起。有偈說言。菩薩樹下加趺坐。如以大蛇自纏身。發於如是弘誓心。事若不成不起坐。爾時魔王波旬。從彼地所隱身不現。經少時。間即化其身。頭髮解亂。塵土滿身。著麤褐衣。口唇乾燥。狀若飢渴。手中執持一大束書。速疾而來向菩薩所。立菩薩前。將所持書。擲與菩薩。口如是言。此一封信。是汝釋種摩那摩許。遣我送來。此一封信。是尼婁馱許。此一封信。是難提迦許。此一封信。是拔提伽許。此一封信。是難陀許。此一封信。是阿難陀許。自外諸書。各各是彼諸釋種子。寄與汝來。時一書上。偽抄不實。虛妄言辭。作如是語。提婆達多。今在於此迦毘羅城。以受王位。入汝宮內。盡皆納受。汝之妃后。取於汝父淨飯大王繫牢獄中。自餘叔父。白飯斛飯。并甘露飯。一切宿老諸釋種王。盡皆驅逐。遣出城外。汝見此書。速疾須來。汝用住彼阿蘭若。為爾時菩薩聞是語已。心發如是三種思惟。因婁女故。發於欲心。而我妃后。提婆達多。實能納也。因提婆達起鬪諍心。



彼實能奪我之國土。父王位乎。因釋種故。生殺害心。彼等何故各自惜身。不護我父。菩薩復更如是思惟。世間境界。悉皆無常。穢污不淨。念念生滅。無暫住時。思惟一切皆悉。是於破壞之法。生已即滅。如是思惟。便斷欲心。發出家心。息諍鬪心。起慈愍心。斷殺害心。生悲哀心。如是等事。我久棄吐。思惟是已。即發捨心。

佛本行集經魔怖菩薩品第三十一上

爾時菩薩在於菩提樹下坐已。時菩提樹所守護神。生大歡喜。心意踊躍。遍滿其體。不能自勝。即解其身所有瓔珞。并散頭髮。速疾而向於菩薩所。以最勝妙吉祥之事。讚美菩薩。內心殷重。發大希奇。悉命諸親及其眷屬。守護菩薩。恭敬儼然。爾時彼處四面林木。無問大小。所有樹神。各從其樹出身。來到護菩提樹神邊。問言。大善樹神。今在於汝樹下坐者。此是何人。我等由來未曾聞見。最妙最勝身。為一切諸相莊嚴。如天中天。作是語已。其護菩提樹神。告彼諸樹神言。汝諸神輩。當知此是淨飯王子。甘蔗種姓。往昔劫初。大眾推舉所置立王。世世相承。至今已來。此是其胤。時諸樹神復語菩提守護神言。菩提樹神。汝今真得最大利益。大善福業。令汝居處。得有如是勝上眾生。三界之尊。勝妙眾生。此之眾生。如優曇花。難現於世。爾時彼等一切樹神。各將沈水。牛頭栴檀。諸末香等。又復種種妙好。香花散菩薩上。散已復散。歡喜踊躍。遍滿其體。不能自勝。舉手低頭。合十指掌。向菩薩禮。口中各復如是唱言。眾生最首。唯願仁者早

成此誓速證菩提。次復四天所居諸天。及四天王。次有無量三十三天。夜摩兜率化樂他化自在天等。無量無邊一切諸天。及諸梵天。各將種種天上妙花。曼陀羅花。摩訶曼陀羅花。曼殊沙花。摩訶曼殊沙花。天拘勿頭及波頭摩分陀利等。復持種種末香塗香。如雨而散。菩提樹上。其菩提樹猶如車輪。周匝遍滿。一由旬內。種種香花積至于膝。爾時菩薩坐彼菩提樹下之時。無一虻蚋蟻子作聲。況復大獸一切諸鳥。亦不作聲。假使有風。一切諸樹亦不傾動。當於菩薩坐彼菩提樹下之時。淨居諸天心喜踊躍。遍滿其體。不能自勝。頂禮菩薩。心內各作如是願言。眾生最首。願仁此心早得圓滿。速成菩提。

爾時菩薩坐彼菩提樹下之時。發是要誓。我不成道不起此座。是時魔王波旬。內心生大恐怖。即作是言。應此剎利釋種之子。欲得除滅我之境界。欲得令我出此境界。若彼勝我。在於我前。必教諸人。令得涅槃。為諸人說涅槃方便。使我境界當成虛空。而彼即今未得淨眼。在我境界。我今須作勤劬方便。令其所行退失起走。而說偈言

彼今若得成菩提 便廣為他說正法  
即當損耗我境界 眾人既得正路開  
自然使我境界空 境空我則成寡婦  
其今未得清淨眼 乃復住我境界中  
我應速疾往彼邊 先作障礙破其事  
猶如河水來未至 逆須預造作橋梁  
爾時魔王波旬。具足滿一千子。於其中間助菩

薩者有五百子。商主為首。在魔波旬右邊而坐。其中助魔波旬之者。亦有五百。第一頭首名為惡口。在魔波旬左邊而坐。時魔波旬告其諸子。作如是言。汝等諸子。我今共汝進退籌量。欲取汝等子別意智。共作何計。若為力能降伏菩薩。爾時右邊長子商主。說偈白。父魔波旬言

若人敢觸大睡蛇 復能盤迴狂醉象  
曾共嚴熾獸王鬪 是乃能伏彼沙門  
爾時魔王波旬左邊次子惡口。復為其父而說偈言

若人見我心破傷 諸樹拔根即倒地  
況彼沙門若觀我 而不一氣遠走藏  
爾時右邊有一魔子名為妙鳴。即復以偈白其父言

若人浮渡於大海 還欲飲海悉令乾  
父王此事不足驚 若見菩薩面可怪  
爾時左邊復一魔子名為百鬪。即更以偈白其父言

我身膊上百臂生 一臂能射三百箭  
父王但去莫愁惱 我獨能破彼沙門  
爾時右邊有一魔子名為善覺。即復以偈白其父言

若其有力如象馬 或復毘紐及金剛  
人藏宿業忍辱威 彼等諸力不能及  
爾時左邊復一魔子名為嚴威。即更以偈白其父言

我於虛空雨水火 至彼能破比丘身  
令彼身如一聚灰 若猛火焰燒乾草  
爾時右邊有一魔子名為善目。即復以偈白

其父言

若使最勝須彌崩 一切天宮殿盡壞  
大海諸水皆枯涸 日月從空悉墜來  
能使日光冷如冰 天宮墮落到於地

菩薩樹下一坐已 未成正覺終不移

爾時左邊復一魔子名曰報怨即更以偈白  
其父言

我指能執持日月 虛空星宿及諸辰

捉搦彼等一切天 四海水入手掌內

況此沙門一釋子 即今捻擲海外邊

但速遣此諸軍兵 疾向於彼沙門所

爾時右邊復一魔子名為德信即復以偈白

其父言

日月運移不求朋 輪王應化無等侶

諸聖菩薩不假眾 獨自能破大魔軍

爾時左邊復一魔子名求過失即更以偈白

其父言

戰鬪器仗不過刀 身著鎧甲心無怯

如是兵馬必能殺 父王莫畏彼沙門

爾時右邊復一魔子名為福德瓔珞莊嚴即復以偈白其父言

復以偈白其父言

彼身鞞如那羅延 難可破壞四諦體

忍辱鎧甲三脫刀 執智慧箭降我等

爾時左邊復一魔子名曰不迴即更以偈白

其父言

如好乾草火立燃 善解神射箭尅中

霹靂擬山便突過 釋子見我手必降

爾時右邊有一魔子名曰法身即復以偈白  
其父言

有人以彩空中畫 作諸眾生同一心

月天風神羅網纏 菩薩道場不能動

爾時左邊復一魔子名恒作罪即更以偈白  
其父言

我飲毒消如人食 指觸器仗悉成灰

若不碎彼身如塵 終不畜於此二手

爾時右邊有一魔子名為成利即復以偈白  
其父言

三千世界毒滿中 世尊觀之無怖畏

三毒可畏彼滅盡 我等還宮用鬪為

爾時左邊復一魔子名曰貪戲即更以偈白  
其父言

我將音聲過萬億 嚴飾玉女數百千

於彼幻惑亂其心 令失寂禪受諸欲

爾時右邊有一魔子名為法戲即復以偈白  
其父言

彼以禪定法為戲 常入解脫甘露遊

用諸攝樂拔眾殃 不持五欲以為適

爾時左邊復一魔子名曰捷疾即更以偈白  
其父言

我力捷疾擲日月 亦能截斷勁火風

撮取沙門置父前 如碎麥芒被吹散

爾時右邊有一魔子名師子吼即復以偈白  
其父言

曠澤無量野干鳴 乃未聞大師子吼

諸獸若聞師子吼 四散奔馳走百方

如是我等一切魔 未聞法王大聲唱

各說其意不肯止 至於彼邊當自休  
爾時左邊有一魔子名曰惡思即更以偈白

其父言

我今惡思願得彼 其不可不見此魔軍

彼心真癡無意懷 云何不走起疾避

爾時右邊有一魔子名曰善思即復以偈白  
其父言

彼亦非是癡無力 汝等自短乏人情

今汝未知彼善權 後當以智降伏汝

汝等魔子恒沙眾 如是才辯滿三千

不能損彼一毛頭 況復殺害能令起

汝等淨心向彼處 口言讚歎身曲躬

莫作怨惡殘自兵 彼當必成三界主

如是乃至一千魔子於其中間或有助白或

有助黑各自隨心說其意見爾時魔王波旬

有一最大兵臣名曰賢將時魔波旬語彼兵

臣大賢將言汝賢將來隨我而行今此有一

釋種之子其欲成就無上菩提我今共汝至

於彼處斷其道法勿聽得證無上菩提時賢

兵將即便以偈白其大王魔波旬曰

王所統領四天王 阿修羅王緊陀羅

迦婁羅摩睺羅伽 頭戴十指歸依彼

況復一切諸梵世 光音廣果及淨居

地住欲界色界天 悉皆向彼頂禮足

又王諸子智慧勝 勇力世間無比倫

心內恒常禮彼尊 王軍八十由旬滿

夜叉羅刹并諸鬼 雖住地上在王前

心恒念彼無過人 十指合掌頭頂禮

魔軍千萬見彼聖 私以香花遙散之

我見此類相分明 菩薩必勝魔軍眾  
魔家兵馬所住處 多有鴝鵒鳩鳴



或復梟鴟烏鵲聲  
我見彼菩提樹下  
鳥鴈鴛鴦俱翅羅  
圍遶彼聖音微妙  
又魔軍眾所住營  
菩提樹下聖坐處  
魔眾住處地不平  
礪石荊棘饒糞穢  
金銀七寶以莊嚴  
智慧人輩若有意  
如是莊嚴遍地間  
大王若不隨臣諫  
如是仙人不可根  
往昔王觸諸仙故  
過去有一梵德王  
王有妙園雜花果  
多年彼園草不生  
世間所有多苦行  
諸王來悉頂禮足  
王昔應聞維陀論  
彼人求道故出家  
得成無上正真道  
普照十方億刹中  
豈可不能降伏得  
如彼頭頂至極天  
應當成彼微妙果  
猶如須彌及鐵圍  
夜叉羅刹諸林木  
無疑此大福德聚

驢狐諸畜惡聽響  
吉祥諸鳥種種音  
鸚鵡鸚鵡孔雀鳥  
如是勝相彼必強  
常雨砂石埃塵土  
天降種種妙香花  
高下坑坎多埳埠  
菩提樹下地周圍  
見有如是等類相  
見此相已應迴還  
必當成就無上道  
如夢所見當不虛  
應迴兵眾向本處  
呪焚國土悉成灰  
違犯毘耶婆仙意  
呪咀出火悉燒燃  
况復樹木花果等  
斷諸惡修梵行時  
我等今可還歸本  
人有三十二相明  
必斷諸纏羅網結  
眉間即放白毫光  
况復此魔軍眾等  
王若欲鬪不得勝  
諸天千萬不能覩  
世間未聞今得聞  
日月帝釋梵天王  
皆向菩提樹屈身  
施戒忍進禪智力

歷劫以來修此行 今決退散我魔軍  
如象踰破諸瓦坏 如諸獸王師子吼  
如日翳覆諸螢火 世尊破魔亦復然  
師子獨散諸獸虫 毒蛇一螫殺多眾  
菩薩熏修善根力 獨自能破我諸魔  
爾時魔王波旬從大臣邊聞此偈已心生恐  
怖熱惱不安身心憂愁苦惱不樂慙恥羞愧  
不知所為然其內心猶懷我慢不肯迴還亦  
不逃走復更語餘諸軍眾言汝等齊意莫驚  
莫怖莫畏莫走此乃是我試彼心看我今美  
言更慰喻彼看其起離菩提樹不莫使如是  
眾生之寶忽值大殃爾時魔王長子商主白  
其父言魔王大王我意不願父王共彼釋迦  
種子作於怨讐何以故若有百千萬億魔眾  
手執刀劍來此釋迦欲作障礙終不能作况  
復父王獨自一身父王但觀此釋迦子在於此  
間菩提樹下師子座坐不驚不怖父王觀此  
釋迦種子不搖不動又復虛空無量天眾十  
指合掌頂禮於彼如是諸天頂禮供養讚歎  
之時不曾歡悅其見父王惡心惡意欲來屠  
害亦不瞋怒父王當知假使有人將諸妙色  
能畫虛空設使彼大須彌山王有一人指能  
擊將行此事亦可或復有人浮渡大海得至  
彼岸亦可有人最大風神四方吹時忽然縛  
著亦可取彼日月星宿下置於地亦可一切  
諸眾生等合作一心亦可一切諸眾生等移  
置諸處終不可得此釋迦種子降伏於魔時魔  
波旬以偈告其長子商主作如是言  
汝真我怨非是子 更莫將面向我看

汝心今既著沙門 汝宜向彼釋子所  
爾時魔王波旬不取長子商主諂諛告其諸  
女作如是言汝等諸女各各相共聽用我言  
汝宜至彼釋迦子邊試觀其心有欲情不其  
諸魔女聽父勅已相與安庠向菩薩所到彼  
處已去離菩薩不近不遠示現種種婦女媚  
惑諂曲之事所謂覆頭或復露頭或復半面  
或出全面或作微笑示現白齒數數顧盼觀  
瞻菩薩或復以頭頂禮菩薩或仰其頭觀菩  
薩面或復低頭覆面觀地或動雙眉或開閉  
眼或解散髻以手梳髮或抱兩臂或舉兩手  
示現腋下或復以手拍於臍上或復數數解脫  
腹臆間或復以手拍於臍上或復數數撥內  
衣裳或復數數還繫衣服或復數數褰撥內  
衣露現尻髀或解瓔珞擲著於地或解耳璫  
或復還著或弄嬰兒或弄諸鳥或復行步顧  
盼左右或復嘖呻長嘯歎息或以脚指傍畫  
於地或歌或舞或動腰身或作意氣或復憶  
念舊時所行恩愛欲事喜笑眠臥恣態之時  
或復現作童女之身或時現作婦女之身或  
復現作新嫁女身或現中年婦女之身作如  
是等示現婦人諂媚惑著種種之事復將香  
花散菩薩上復以種種五欲之事勸請菩薩  
觀看其面觀其心情為有欲心姿態以不彼  
今復以欲心觀察我等以不或無欲心觀我  
以不彼等魔女見於菩薩深心寂定本來清  
淨無濁無垢面目清淨猶如滿月從於羅睺  
阿修羅王手中所出清淨無垢如日初昇光  
焰顯赫如融金錠清淨無染猶如蓮花從水

中出而不染著。如火光焰。如須彌山。確然不動。如鐵圍山。峻嶒高峻。善攝諸根。調伏心意。彼等既見菩薩如是。皆生慚愧羞恥之心。

佛本行集經卷第二十八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魔怖菩薩品中

爾時彼等魔諸女輩。善解婦女妖幻之事。更復別為餘誑惑法媚亂菩薩。而說偈言。

初春佳麗好時節 果木林樹悉開花  
 如此美景可歡娛 仁色豐盈甚端正  
 現今幼年情逸蕩 正是丈夫行樂時  
 欲求菩提道甚難 仁可迴心受世樂  
 宜觀我等天女輩 可喜形貌柔軟身  
 以諸瓔珞自莊嚴 誰今能得如是體  
 仁感得已何不受 我身香潔如蓮花  
 世間如此福德人 何故捨之而不用  
 頭髮光明紺青色 恒以雜種香澤熏  
 奇異摩尼為寶鬢 作花持以插其上  
 我等額廣頭圓滿 眉目平正甚脩揚  
 清淨等彼青蓮花 其鼻皆如鸚鵡鳥  
 口唇明曜赤朱色 或如頻婆羅果形  
 亦似珊瑚及胭脂 齒如珂貝甚白淨  
 舌薄猶如蓮花葉 語言歌詠出妙音  
 猶如緊陀羅女聲 兩乳百媚皆精妙  
 又復猶如石榴果 腰軟纖細如弓弮  
 脊膂寬博潤而平 猶如象王頭頂額

雙髀軟白洪端直 其狀猶若象鼻脯  
 兩脛正等纖而圓 清淨猶如鹿王躡  
 足下平滿不斜凹 赤白猶彼蓮花輝  
 我等身體可喜容 如是眾相莊嚴具  
 技能一切皆備足 快解作諸種音聲  
 復巧歌舞悅眾心 諸天見我皆歡喜  
 悉各羨我生欲意 我等非是不樂仁  
 仁今見我何不貪 又如人覩金寶藏  
 捨離棄之遠逃走 不知財物是樂因  
 仁之心意亦復然 不識五欲之快樂  
 寂定安禪不取我 或可仁者是大癡  
 何故不受世樂情 涅槃道路甚懸遠

爾時菩薩諦心熟視諸魔女目不暫捨。正念微笑。斂攝諸根。定其身體。無愧無慚。不急不緩。端直安住。猶如須彌心意不傾。自餘方便智慧之門。往昔已曾攝伏一切諸煩惱患。哀愍言音過於梵響。猶如迦羅頻伽鳥聲。以偈語彼諸魔女言。

彼諸世間五欲等 多苦多過眾惱纏  
 由煩惱故失神通 無明陷墜墮黑闇  
 眾生受之不知足 我久捨離諸煩牢  
 如猛火坑毒藥函 往昔已來早辭避  
 既飲甘露智慧水 自心覺了欲覺他  
 當說微密教法門 若今受此穢欲事  
 終不可能得此道 若人增長貪愛心  
 是則名為大愚癡 既自不能得自利  
 況復能利於一切 是故我今心不耽  
 世間五欲燒眾生 猶如劫火災萬物  
 五欲猶如水泡沫 亦如幻焰無一真

虛假誑惑於凡夫 智者誰應樂此事  
 猶如童蒙小兒輩 戲於自許糞穢中  
 迷惑愚癡無智人 見著種種諸瓔珞  
 觀已便生欲心想 頭髮根本從腦生  
 臭穢醜陋劇癰瘡 牙齒增長猶飲出  
 脣口耳鼻及眼等 一切皆如水水泡  
 腰膂脊背及尻臀 臭處不淨從血有  
 腹肚尿管之囊袋 不淨諸物滿其間  
 是業皆從愛所生 譬如造輪為碾礎  
 愚癡受樂亦如是 若有一切諸智人  
 分別是等眾愚殃 此處不受如斯樂  
 身體日夜常流血 臭處不熹以眼看  
 兩髀兩脛雙脚跣 筋骨相縛而立住  
 我觀汝等今如此 如幻如化如夢為  
 一切悉從因緣生 五欲無有真實德  
 五欲能失諸聖道 牽人將入惡道中  
 五欲猶如大火坑 亦如雜毒滿諸器  
 如瞋蛇頭不可觸 此處愚癡多被迷  
 強作淨想橫生貪 五欲如受雇客作  
 與諸婦人作奴僕 捨彼淨戒行道心  
 及離智慧寂定禪 住於憤亂喧鬧裏  
 捨諸妙法取欲戲 彼人墮地獄不疑  
 是等諸幻我見來 以是意中不貪樂  
 欲求畢竟自在樂 亦教他人令共同  
 我以解脫彼世間 如虛空風不可縛  
 汝等魔女若滿此 世間一切諸眾生  
 我心終不分別之 暫共汝等行五欲  
 我久已除瞋恚恨 愚癡貪欲一切無  
 諸佛大智聖世尊 心無有礙如空體



爾時魔王波旬女等善解女人幻惑之法更  
加情態益顯嬌姿莊嚴其身亦現美妙音辭  
巧便來媚菩薩而有偈說

魔王波旬有三女 可愛可喜喜見儔  
在諸女中最尊豪 魔王教令善嚴飾  
速疾往詣菩薩所 現諸幻惑作嬌姿  
使身猶如弱樹枝 婀娜隨風而搖動  
在於菩薩前向立 歌舞口唱如是言  
仁善釋子當作王 云何坐彼大樹下  
此盛上春妙時節 男女合會生喜歡  
猶如諸鳥自相娛 欲心一發難止息  
時至且可共受樂 何故守心不觀我  
我等今者復以來 宜應同行稱心適  
彼聖猶如日初出 億劫行諸行積功  
其心不動如須彌 妙音清激猶雷響  
行步安庠若師子 語言利益多所成  
世間眾生不思量 恒為諸欲起鬪諍  
既起鬪諍便言訟 如是無智等諸人  
常為如此苦惱煎 智人知之不隨順  
捐棄出家而遠離 處於山林以自娛  
我今時節已現前 欲證常住甘露法  
先須降伏彼魔眾 然後當成十力尊  
其魔波旬諸女等 更白菩薩如是言  
仁者面目如淨花 願聽我等諸語說  
但且受於世王位 自在最勝上尊豪  
若臥若坐及起行 作妙音聲無斷絕  
菩提極果甚難得 況復諸佛智慧身  
解脫正路行涉難 仁見有誰往能到  
是時菩薩復報彼 我當決定作法王

於天人中自在尊 轉妙法輪無有上  
具足十力無所畏 在於三界獨巍巍  
諸學無學弟子群 千億萬數圍繞我  
口常作如是讚歎 大聖出興除世疑  
我當為彼說法時 遊行處處隨心意  
是故我於世間內 不樂一切五欲歡  
魔女復白菩薩言 仁今少壯甚可惜  
衰朽年老時未至 色力強盛且恣情  
必其羸瘦不能堪 乃可捨此身端正  
我等華容悉三五 正是仁者好良朋  
五欲嬉戲最婬妍 何故乃然厭離我  
仁今若不見容受 我等隨逐終不辭  
菩薩復更為說言 今日既得人身體  
努力遠離於諸難 勤求人彼甘露門  
能捨世間苦難時 則離人天一切難  
及今老病死未至 諸惡鬪諍復不興  
我等速疾應當行 早離於斯諸難處  
常住寂然無畏所 是彼真實涅槃城  
爾時魔女復說偈言 左右端正諸天女  
仁在天中如釋天 他化自在并魔宮  
焰摩兜率及化樂 但受五欲莫寂滅  
具足翫好無所虧 爾時菩薩以偈報言  
爾時菩薩以偈報言 五欲如霜不久住  
汝女可畏如蛇瞋 悉屬魔王不自在  
爾時魔女復說偈言 仁可不見樹木花  
地生青色柔軟草 復出種種諸妙林

緊陀諸天作伎聲 如是妙時可受樂  
爾時菩薩以偈報言 樹木依時著花果  
日炙至時地自乾 昔佛甘露不可盡  
爾時魔女復說偈言 仁者面色猶初月  
口齒潔白清淨牙 觀我顏貌似蓮花  
況復世間仁已得 身心柔順不相違  
爾時菩薩以偈報言 我觀汝體不淨流  
不牢諸惡遍身滿 諸虫周匝千萬孔  
我求世間最上難 真正不退智人道  
彼見六十四種巧 手動瓔珞鑠耳璫  
被欲箭射微笑言 諸有見患大仁者  
利刀塗蜜截舌傷 見美五欲猶毒餅  
如人師子行風動 樹木山壁悉崩傾  
我今威德離欲中 棄捨汝等猶如彼  
其諸魔女出百伎 術惑菩薩不動移  
菩薩如象師子王 猶如須彌住無動  
彼等誘誑既不得 心生慚愧各低頭  
恭敬歡喜讚歎言 尊面淨如蓮花潔  
亦如醍醐及秋月 巍巍光照若金山  
心所求者願當成 自度度他千萬眾  
爾時波旬諸魔女等力既不能幻惑菩薩心  
生愧恥各自羞慙相與曲躬禮菩薩足圍遶  
三匝辭退而行安庠還向魔波旬邊到已即  
白父如是言父王不應舉意向於彼眾生所造  
作怨讎何以故我等昔來不曾見有如是眾

生在欲界中。作是姿態媚惑之事。顯示於彼。不暫移動。又復我等作欲事時。必得枯乾。一切人意。猶如旱時。諸草木等。必令焦滅。猶如春時。酥置日下。自然融消。今此丈夫。何緣獨爾。是故父王。唯願莫共彼作怨讎。即向其父而說偈言。

彼形過於瞻蔔色 無邊威德勝名聞

不動猶如大山王 頂禮已訖今來至

我當委具說其事 彼眼色如優鉢羅

微笑觀我心不移 面貌清淨視無瞬

不瞋不恨無欲想 觀我等如幻化為

假使須彌倒地崩 星宿日月悉墮落

大海枯涸水滅盡 彼見欲患心不迴

語言微妙令人歡 觀我慈悲無欲想

見我無有瞋恚意 思惟我體不似癡

察我意行及身體 審諦思惟婦女患

是故心不行五欲 離欲無欲誰能知

非是人天所度量 我等現示婦女諂

彼心若有欲心者 心意消滅如乾柴

而觀我等心不欲 猶如山王安止住

百福莊嚴功德智 具滿檀度戒行圓

千億劫行梵行來 清淨眾生大威德

我等頂禮彼金色 決定無疑降我魔

必當證正覺菩提 我等不願為怨結

此陣難擊我難勝 欲降伏彼亦大難

父王但觀虛空中 菩薩多眾他方至

種種瓔珞莊嚴體 恭敬重心禮彼尊

曼陀羅花等雨雲 作妙偈頌歎於彼

十方諸佛皆遣使 持雜種妙甘露凜

有識眾類悉皆來 無情諸山及雜樹

須彌山神并帝釋 頂禮向於功德林  
是故父王非是時 我等宜應還本處  
爾時魔王即說偈言 欲得掘物必斷根  
凡人渡河到彼岸 諸所為事不可悔  
若作怨結須竟頭 諸所為事不可悔

時魔波旬不納長子商主勸言。亦復不受己之諸女諂諛之語。身即自往菩提樹所。到菩薩邊。到已。即白菩薩是言。汝釋沙門。今何求故。來在於此。多毒惡龍雲雨野獸。可畏可驚。黑夜處所。獨自入斯林樹下坐。汝之比丘。可不畏彼一切諸怨賊盜之人。時菩薩報魔波旬言。魔王波旬。我今欲求寂滅涅槃。往昔諸佛所行之處。最上無畏。諸有盡處。以求是故。獨自在於阿蘭若中樹下而坐。爾時魔王即便以偈白菩薩言。

沙門汝獨在蘭若 苦行所希者甚難

具足方便老仙人 禪定失已並皆退

況汝年少時盛壯 求此勝妙何因由

爾時菩薩復以偈報魔波旬言

往古諸仙苦行者 精進勇猛未甚深

彼福報善力不強 我昔持戒誓牢固

波旬我若不證道 終不捨於此樹林

爾時魔王復說偈言

我於欲界最為尊 帝釋護世皆由我

修羅緊那龍王等 阿鼻以來皆我民

汝亦在於我界中 速起自憶離此樹

爾時菩薩復以偈報魔波旬言

汝於欲界雖自由 決定法界無自在

唯知地獄餓鬼等 然我今非三有人

得道必破汝魔宮 當令汝後失自在

時魔波旬復語菩薩。作如是言。釋子。汝速起。離此處。定當必得轉輪聖王。治四天下。作大地主。具足七寶。乃至統領一切山川。釋子。汝可不憶。往昔實語諸仙。如是言耶。記汝當王。宜速起。作自在世主。若起作者。所謂威德最上無比。如法住於治化之中。得一切國。所有人民。皆來渴仰恭敬供養。又汝釋子。身體柔軟。小來長養於深宮中。今此曠野林內。少人多有諸獸。雄猛可畏。獨自無伴。恐損汝身。我恒憂愁。釋子。汝今疾離此處。還向本宮。難得已得五欲。微妙悅目。適心。慎莫不受。汝今雖欲求彼難得無上之道。釋子。未知。然其菩提甚成難得。徒疲勞耳。作是語已。默然而住。

時菩薩報魔波旬言。魔王波旬。汝今不須作如是語。何以故。我意不樂五欲之事。魔王波旬。我久已知五欲諸患。一就五欲不可知足。暫時受樂不得久停。無常苦空。無我不固。猶草上露。如蛇舌頭。可畏難觸。猶如骨聚。疽惡不淨。猶如肉片。諸獸共貪相爭。相殺。猶如樹上成熟之果。不久著枝。如夢如泡。如幻如焰。無有真實。如羊糞中所覆之火。忽然燒人。魔王波旬。我今欲證無為之處。波旬。汝知我既已捨四天下中豐樂之處。及以七寶。又魔波旬。譬如有人。以食妙凜。還復吐却。後更欲食。無有是處。如是如是。我今已捨如上果報。此是難事。如彼人吐既不更食。我豈還宮。魔王波旬。我今不久。定取菩提。當得作佛。盡於生老病死等患。波旬。汝還本所來處。不用住此。汝多漫言。無利益言。愚癡人言。時魔波旬復



更如是思惟念言。此人不可以五欲事誑之。可得。我今當更設餘方便。以美言辭慰喻彼心。而遣其去。時魔波旬如是念已。白菩薩言。仁甘蔗種沙門釋子。速起速起。仁自小來未見戰鬪。戰鬪刀兵甚可怖畏。仁者但行自家王法。此陣敵事非仁所堪。又仁莫共他作怨讎。若結怨嫌。長夜瞋恚欲癡貪等。濁穢心識。不可解脫。色受想行識等諸陰。仁速疾迴此不善心。不正見身。沙門釋子。仁至家中作無遮會。別以王法降伏世間。治化天下。受金輪位。莫戀嫪此為戰鬪傷。仁還自宮。是大威勢福德之子。如此王路可喜端正。往昔諸王所共歎美。國土廣大統四天下。一切充足諸事不少。仁既生在大王深宮。今日剃髮作比丘身。不合如此作於乞士。仁復何用為沙門形。貧窮活命。王種釋子。我憐愍仁。故作是語。亦不強遣。起離於此。但意不忍使仁作惡。而說偈言。

死命可畏剎利種

宜捨解脫還本宮

立義弓箭治世間

今受樂後生天上

此路得名遍一切

往昔諸王皆共行

仁今既生王種中

不合沙門乞活命

時魔波旬如是言已。菩薩諦視。確然不從。既不動身。亦不移坐。心自如是思惟念言。嗚呼波旬。汝覓自利。非是為我。如是念已。語波旬言。魔王波旬。我今已坐金剛牢固。結加趺坐。甚難破壞。為欲證彼甘露法故。魔王波旬。汝欲所作。隨意即作。所能堪辦。隨意即辦。時魔波旬。瞋發懊惱語菩薩言。謂釋比丘。汝今何故獨坐在此。蘭若樹下。魔出如是虛吼之聲。

汝意云何我安坐也。或言猶如坐於城內。自言牢防四壁圍遶。今汝比丘。可不見我所率領來。四種兵眾象馬車步。諸雜軍等。幡旗麾纛。羽蓋旌旆。多諸夜叉。悉食人肉。善解神射。各把鞞弓。執持利箭。槊矛鈎戟。刀棒金剛鬪輪斧鉞。種種諸仗。駕千萬億象馱馬車。放大吼聲。虛空充塞。其外復有無量諸龍。各各皆乘大黑雲隊。放閃電電雲霏亂下。時魔波旬。從其腰間拔一利劍。手執速疾走向菩薩。口唱是言。謂釋比丘。我今此劍截汝身體。猶如壯士斫於竹束。而說偈言。

我此寶劍甚剛利

今在手中汝好看

沙門汝若不急奔

當斫汝身如竹束

爾時菩薩報魔王言

一切魔王滿此地

手悉執刀若須彌

彼等不動我一毛

況能割截我身體

魔王汝若有大力

今我欲證取菩提

汝若能障我不聽

速作莫住隨汝意

爾時菩薩說是偈已。復語魔王。作如是言。汝魔波旬。若諸眾生有千萬億。悉如汝身。盡力來此。作我障礙。欲妨菩提。令我不得取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證者。我終不起離於此處。餘樹下坐。時魔波旬語菩薩言。釋種比丘。汝昔在於優婁頻螺聚落處所。尼連河邊發精進心。六年苦行。不惜身命。猶不得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復不得最上解脫。況乃今捨彼精進意。退失禪定。生懈怠心。而承望得時。菩薩報魔波旬言。魔王波旬。我昔初發精進之心。故坐彼間阿蘭若處。調伏自心。我今

成就精進勇猛。又昔六年苦行之時。快生疲倦。今日不然。汝魔波旬。今諫於我如是之事。非是憐愍。若有憐愍。豈如是言。汝既已發如是之心。我今定當自得解脫。又令他人當得解脫。魔王波旬。我決證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決當得彼微妙解脫。時魔波旬既聞菩薩如是語已。心大憂愁。悉捨一切勤劬之力。復如是念。我今美言美語慰喻。不可令起此道樹下。其發誓重。既不可以好言令動。今宜嚴勒恐怖。訶責戰鬪割截。令其心驚急起而走。時魔波旬如是念已。語菩薩言。汝釋比丘。我既語汝真正之言。汝不取我如是好諫。不速起走向他方者。汝必癡也。汝之今日必見不善。時菩薩語魔波旬言。魔王波旬。我昔在於母胎之時。汝等猶尚不能與我作諸障礙。況復今日。魔王波旬。汝速還去向所來處。從昔已來。既不畏汝。今亦無畏。爾時菩薩向魔波旬。而說偈言。

虛空刀杖雨我身

寸寸節節割我體

我若不渡生死海

此菩提樹終不移

時魔波旬語菩薩言。汝釋比丘。今若然者。由汝未見魔之軍眾。所以者何。我之魔軍。身著牢固。剛鞞鎧甲。手執種種兵戎器仗。雨汝身上。當於爾時。汝釋比丘。自應速起。離此樹下。來到我所。必當口唱如是言語。魔王。汝可與我歸依。汝之比丘。未覺未知。我作神通。是故汝坐彼師子座。作師子吼。汝釋比丘。但早速起。何須今日。口自虛唱。作師子吼。而說偈言。

我有兵馬象等軍 善解鬪戰諸神將  
身帶鎧甲手執仗 今汝有命可速馳

於後求我護甚難 我雖欲救不可得

爾時菩薩語波旬言。魔王波旬。四大海水及此大地可移餘處。日月星宿可從空中墮落於地。須彌大山可作百段。亦可大地及須彌山舉將上天。亦可大地及須彌山覆令顛倒。可以乾土壅恒河水。不聽其流。我今此心不可遮制。不可移轉離於此處。何以故。魔王波旬。如我往昔修行時。如我身力禪定戒行種種諸力。如是波旬。若天若龍無有過者。無有勝者。我以往昔行菩提行。億百千劫成就滿足。時菩薩向魔王波旬。而說偈言。

淨居諸天是我眾 智力為箭方便弓

我今降伏汝不難 猶如醉象蹋枯竹

時魔波旬從菩薩聞如是語已。瞋恚增上。瞋已復瞋。遍滿其體。普喚夜叉羅刹等言。謂大善將。亂眾赤眼。汝等速來。將諸山石樹木弓箭。刀劍金剛杵棒槌矛戟。槊鈇鉞種種器仗。雨於刹利釋子頭上。悉令墮落如霰而下。爾時夜叉大善將等。聞魔波旬如是言已。即便莊束四種兵眾。悉著鎧甲。將諸器仗。速疾而來。無量千萬夜叉羅刹。及毘舍遮鳩槃荼等。種種形容種種狀貌。種種顏色。種種執持。變現可畏顛倒身首。異種叫呼。可惡聲氣。或有象面。或有馬頭。或駱駝首。牛及水牛。或驢或狗。或羊猪狼。獅子虎豹。豺熊羆兕。犀牛水獺。犛牛獼猴。狐狸野干。猫兔鬻鹿。如是等形。及諸鳥面。復有摩竭龜魚等首。或有蛇頭。諸雜虫身。象頭馬身。馬頭象身。駝頭牛身。牛頭駝身。或水牛頭驢騾之身。或復驢頭水牛之身。狗頭猪身。猪頭

狗身。或殺羊頭豺狼之身。或豺狼頭殺羊之身。或師子頭虎豹之身。或虎豹頭師子之身。或狸猫頭熊羆之身。或熊羆頭狸猫之身。或犀牛頭水獺之身。或水獺頭犀牛之身。或犛牛頭獼猴之身。或獼猴頭犛牛之身。或有猿頭野干之身。或野干頭猿猴之身。猫頭鳥身。鳥頭猫身。或摩竭頭龜鼈之身。或龜鼈頭摩竭之身。魚頭蛇身。蛇頭魚身。畜頭人身。人頭畜身。或復無頭唯空有身。或有半面。或復半身。或有二頭唯止一身。或復一身而有二頭。或復一身而有多頭。或復有頭而無有面。或復有面而無有頭。或復半頭而無有面。或復半面而無有頭。或復二頭而無有面。或復無面而有二頭。或復多頭而全無面。或全無眼。或唯一眼二眼三眼。乃至多眼。或復無耳。或復一耳二耳三耳。乃至多耳。或復無手。或復無臂。或復一手二手三手。乃至多手。或復無脚。或唯一脚二脚三脚。乃至多脚。及無足等。或頭顛倒。或復挈頭。或頭向下脚向於上。手足顛倒。割截而懸。或眼顛倒。或眼凸出。青碧可畏。或有赤眼。或眼出光。或轉動眼。或有耳聾。或復有耳猶如山羊。或耳如驢。或樹為耳。或獼猴耳。或有魚耳。或多種耳。而是人身。或鼻膈<sup>ノド</sup>而身羸醜。或復懸口。或復懸舌。或舌羸大。或舌放光。或復牙齒極甚長。大身體短促。或復牙齒出入參差。或復牙齒猶如刀劍。或復舌頭如刀劍形。或懸腹肚。或復無肚。或復被髮。或復無膝。或膝如瓦。或無有<sup>ノド</sup>脚。脚如覆鉢。或如碓臼。

佛本行集經卷第二十八

佛本行集經卷第二十九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魔怖菩薩品下

爾時魔眾如是異形。或乘白象。或復騎馬。或乘駱駝。水牛。犀牛。諸車乘等。四面雲集。或似修羅類。迦婁羅。或復有如摩睺羅伽。及鳩槃荼。羅刹夜叉。并毘舍遮。伺命鬼等。或復身體羸瘦。長大。猶如餓鬼。或有多種異狀形容。或有面孔威德甚大。或頭如索。或有大頭。或有小面。或有皺面。或有異形。令人見者喪失威色。或見奪人魂魄精神。或面色青。或復身體色如赤銅。或復頭赤。身體青色。或復頭黃。身如烟色。或頭似烟。其身黃色。赤頭黑身。黑頭赤身。白頭綠身。綠頭白身。或頭左白而右邊綠。或右邊白而左邊綠。或復身體<sup>ノド</sup>頭面左右一切皆然。或復全身唯現骸骨。或頭髑髏。身肉肥滿。或頭面肉身露骨骸。或人手足畜生之身。或畜生脚而作人身。或有身毛。悉如針刺。或有身毛。猶如猪鬣。或有身毛。類於驢騾。或毛如羆獼猴鼠狼。或有身毛。出於火焰。或毛亂生。或毛逆上。或有頭髻。或禿無髮。或著赤衣。腰帶雜色。或復頭上戴髑髏鬘。或一頭上髮雜灰色。青黃赤白。烟熏之色。髑髏為冠。如是形狀雲集而來。或手執持法。吒傍伽<sup>ノド</sup>。如是形之一。或有腰帶懸於諸鈴。動作大聲。而其手中執人髑髏。或人骸骨。以為花鬘。或復手執死人手足。或復執鈴。手搖令鳴。或有身體長大。猶如一多羅樹。手中執矛。或劍。或刀。箭。稍弓。弩。



或手執戟。或把三叉。或棒或輪。長刀利斧。或持鐵杵。頭出猛焰。鐵槌白棒。擎石如山。

或著青衣黃赤白黑雜皮之衣。或有赤體以蛇纏身。或從眼耳鼻出諸蛇。其蛇黑色以手執取。於菩薩前而口噉食。或食人肉。或有飲血。或身體上出燼焯烟。口出火炬。或諸毛孔出一切火。或脬出火迸散於地。或於虛空出大黑雲。或虛空裏飛風散雨。出大閃電震動雷聲。空中下雹雨諸山石。或下碎石霹靂大樹。或有節節自支解身。或復張弓。或復拍手嚇呼。欲令生於恐怕。或作大聲。口叫喚言。速起馳走莫住此處。或復化作老婦女身。舉其兩手大聲而哭。嗚呼我子。嗚呼兄弟。或復大笑。或復周悼。東西南北。急疾奔走。或復背走還向前來。或忽然起。或忽然飛。於虛空中遊戲自在。或復攀樹懸身而行。或舞劍跳。或弄架戲長刀。三叉斧鉞戟等。手脚不住。或如盛夏牛王唱吼。或復作聲如尸婆獸。或復空中作如是聲。呵呵哞哞。哞哞嘶嘶。許岐居耶唿唿。如是嘯兼復弄衣。如是兵眾夜叉羅刹。及鳩槃荼毘舍遮等。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閃塞填噎。菩提樹前。南至於海。遍滿魔軍。其間無有針鼻空地。變狀可畏。欲搗菩薩。欲殺菩薩。唯待魔王波旬一勅。其等正向魔王面。觀諸如是等一切鬼神。逼菩提樹飢渴疲乏。而意專欲殺害菩薩。

其菩提樹東西及北三面。無量淨居諸天。遍滿停住。復有無量色界諸天。合十指掌頂禮菩薩。如是言。諸仁者看。是今應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或有諸天作如是唱。刹利大姓

甘蔗種子。速離此處。此處恐畏。有如是等種種器仗損害汝身。爾時菩薩報彼等言。我今不久定破彼輩。悉令離散。猶如風吹氈上細花。彼等一切諸魔鬼眾。如是集時。其夜正半虛空無明。雖復有月。及以眾星光並不現。甚大黑闇。假令有眼亦無所覩。唯見大火起。疾猛風聲大。可畏。大地震動。四海悉沸。而說偈言。

四大海沸地震動 十方火焰聞惡聲  
虛空星月翳不明 夜半黑闇無所見

時彼眾中有一龍王名曰持地。彼龍內心欲菩薩勝。於魔王邊生瞋恨心。以惡意故。怒其兩眼視魔波旬。口吐惡氣。觸魔王身。展轉不安。爾時上界淨居諸天。欲菩薩勝。於魔王邊生慈愍心。以漏盡故。無復瞋心。是時彼處所有諸天。其有信敬於菩薩者。在菩提樹見是魔眾。遍滿於地。擾亂菩薩。見已皆悉。在虛空中。口各唱言。嗚呼嗚呼。而有偈說。

菩提樹下集諸天 見魔眾欲害菩薩  
信法世間解脫故 口大唱言嗚呼聲

爾時菩薩唯思念法。心不擾亂。亦復不作餘異意情。時菩薩語魔波旬言。欲界天子。我身既是刹利族姓。我之種類。不曾妄語。唯有實誓。汝何所作。可速疾為莫久停住。時魔波旬語菩薩言。如汝所語。我今欲得破碎汝身。作於百段。為汝在前欲共我鬪。為復令我在前害汝。時菩薩語魔波旬言。我無弓箭。及以刀杖。可斫射汝。其事雖然。但我即今必先降汝。訖當作佛。爾時魔王波旬即勅自軍眾言。汝等各自盡身力。用勇猛。莫住恐怖。於此釋種

之子。現大變動恐怖之事。時其魔眾既得勅已。白魔王言。如大天勅。我等不違。即便各各出自身力。示現可畏。恐菩薩故。是魔眾中或有諸鬼。口吐長舌。搖動頤頰。牙齒甚利。欲齧菩薩。其眼團圓。猶如師子。其耳拳曲。猶如鐵鈎。欲傷菩薩。狀甚可畏。走向菩薩。作是恐怖。或有張口。仰立直視。欲吞菩薩。而有偈說。

魔眾如是可畏來 彼聖卓然不驚動  
如大智見小兒戲 菩薩觀魔亦復然

時彼眾中更有一鬼生瞋恨心。將一長刀向菩薩擲。而刀自粘彼手不脫。或有擎山及將大石向菩薩擲。彼山及石。還粘其手。皆不墮地。或在虛空。將山將石。將樹將槌。斧鉞戟戈。向菩薩擲。復有住在虛空不下。或有下來。自然碎末。百段分散。墮於餘處。或在空裏。猶如日天。雨大火雨。熾然雲下。而彼火雨。菩薩力故。即皆變成赤拘勿頭華雨。而下。或復來有在菩薩前。口吐諸蛇。令螫菩薩。彼等諸蛇。至地癡住。如被呪禁。不能搖動。或作大雲。放於閃電。及震大雷雨。電及石。在於菩提樹上。而放。彼等雨。以菩薩力。故至地。變成種種華雨。或持弓箭向菩薩射。其箭悉還。著弦不落。或有一時。放五百箭。彼等箭還。住空不下。或執長刀。舉向菩薩。而疾走來。然其未至於菩薩邊。而自踏面。覆倒地上。是時有一羅刹之女。其身黑闇。手執髑髏。欲來幻惑動菩薩心。疾走而來。欲近菩薩。從其發處。展轉團圍。不能前進。到菩薩邊。或有兩眼。放大熾盛。猛焰火光。欲燒菩薩。疾走來。近至菩薩邊。忽然不見。菩薩

之身。或復有鬼將重大石。疾向菩薩。彼所來方走。不能至。菩提樹下。極乏困苦。而有偈說。

魔軍身意悉亂迷。種種方便欲害聖。不能驚動彼坐處。以有誓願智力強。

或復有作師子吼聲。或作虎狼熊羆豺豹諸野獸聲。而彼輩聲若有聞者。無量眾生皆悉恐怖。或有諸鬼作如是聲。誅殺誅殺此釋種子。或有諸鬼作如是聲。擊撲擊撲此刹利子。或有諸鬼作如是聲。打殺打殺此沙門子。或有諸鬼作如是聲。傷害傷害此瞿曇種。或有諸鬼作如是聲。割截割截此甘蔗種。或有諸鬼作如是聲。碎末碎末此刹利種。或有諸鬼作如是聲。破散破散此釋種子。或有諸鬼作如是聲。摧壞摧壞此刹利子。或有諸鬼作如是聲。速滅速滅此沙門子。或有諸鬼作如是聲。節解節解此瞿曇子。或有諸鬼作如是聲。隨意隨意逐便所作。或有諸鬼作如是聲。任情任情速作莫住。如是喧動不可得聽。此聲聞時空可倒地。一切大地可段段分。聞此聲時。所有野獸皆大唱喚四散馳走。一切諸鳥在所聞此聲吼之時。皆悉從樹自撲落地。時彼魔眾一切諸鬼。或有作於哂哂聲者。或復有作<sub>居</sub><sub>反</sub>椰梨聲者。或作嘯聲。或言斫斫。或言斷斷。或言殺殺。或言割割。或言破破。或言節節。或言解解。如是惡聲不可勝數。其魔波旬即拔利劍。手執前趨欲嚇菩薩。疾走而進。口中唱言。汝釋比丘。若安此座敢不起者。我必害汝。而彼魔王東西交過。欲近菩薩。不能得前。是時魔王長子商主。即以兩手抱魔王取。口如是言。父王父王。願莫

願莫。父王會自不能得殺悉達釋子。亦不能動此之坐處。兼得無量無邊過罪。時魔波旬不受其子商主之諫。向菩薩走不肯還反。

爾時有一淨居天子。在虛空中隱身不現。見魔波旬以散亂心走惱菩薩。天以定心出微妙音。語波旬言。汝魔波旬。不自限量。汝今不應擾亂此聖。汝速疾捨幻惑惡心。還本境界。汝終不能搖動此聖。所以者何。猶如猛風不動須彌。時淨居天向魔波旬。而說偈言。

寧令火失於熱性。水失潤澤住不流。地失牢固不勝持。風失吹動怙然靜。此無量劫行功業。終不捨此誓願心。見世困苦厄眾生。慳貪欲癡重病患。發慈悲愍是等故。欲以智藥顯聖醫。汝今何故作艱難。一切人多墮邪道。彼今欲開正見眼。此是大聖解脫王。此是導失道商人。無明眾生墮黑闇。此欲然於智燈照。忍辱枝榦心根鞫。秉炬欲破世間昏。智樹能與法果資。信念花葉意莖固。又汝今被癡繩縛。汝今不應拔使傾。豈可於彼生惡心。彼欲解脫汝等結。汝作障礙徒疲乏。彼求解脫欲教他。世間誰解作舡師。眾生沒大煩惱海。汝今何故興此惡。其昔劫修諸道行。彼等果熟是今時。是故此樹下結跏。猶如往昔諸先聖。時魔波旬。從彼淨居諸天邊聞。如是語已。起增上慢。倍生瞋心。復速疾走向菩薩所。欲害菩薩。

爾時彼處護菩提樹有八天神。一名功德。二名增長。三名無畏。四名巧<sub>ウツ</sub>。五名威德。六名大力。七名實語。八名善會。彼等八神仰瞻菩薩目睫不交。一時同以十六種相讚歎菩薩。作如是言。仁今最勝清淨眾生。光明照耀猶如天上日月在空。仁今挺特清淨眾生。顯赫焰熾猶如空裏日天初出。仁今皎潔清淨眾生。眾相開敷。如綠池內紅蓮花發。仁今無畏清淨眾生。奮迅自在。如師子王處大林內。仁今安靜清淨眾生。不驚動如須彌山王出住海中。

仁今清淨周匝。顯現峙立。猶如大鐵圍山牢固不動。仁今沈重審諦眾生。眾德備具。猶如大海眾寶充滿。仁今含容意度寬廣。日日增長。猶如虛空無有邊際。仁今敦厚無諸邪曲心意正定。猶如大地養育眾生。仁今心意無有垢濁具足。猶如阿耨達池清淨之水備八功德。仁今斷除一切諸結。心意無染。猶如大風不著諸世。仁今巍巍難可觀覩面目。猶如猛火熾盛。遠離一切諸煩惱熱。仁今勇健剛鞫眾生。大力如彼那羅延天無人能伏。仁今精進歷劫熏修。心意難迴。猶如帝釋放金剛杵。仁今已得第一善利。最為一切眾生上首具足十力。不久當成無上菩提。爾時守護彼菩提樹諸神王。以十六種相讚歎菩薩。章句如是一<sub>本闕</sub>讚。爾時色界淨居諸天。復共同以十六種相毀辱魔王。挫其勢力。何等十六。波旬。汝今無有威勢。猶如傳人被健兒伏。妄言我勝。波旬。汝今一身獨自無有伴侶。猶如曠野被放逐人。波旬。汝今一切軍眾諸力摧折。如負重乏羸。



瘦老牛。波旬汝今愚盲穢惡，無有清淨。如夜  
射箭墮不淨地。波旬汝今猶跛瞎驢，東西浪  
行。落邪嶮道如迷商人。波旬汝今眷屬離散  
身無精光。猶如負草貧窮乞兒。波旬汝今威  
德實衰。無處依止。強作狡獪。猶如癡人無有  
羞恥。波旬汝今造業不淨。多有垢膩。如無恩  
義孝德之人。波旬汝今被他駢趁。猶如野干  
被師子逐。不得自在。波旬汝今一切軍眾。不  
久退散。猶如猛風吹諸飛鳥。波旬汝今愚惑  
昏闇。不知時節。如死日到孤獨貧兒。

波旬汝今眷屬退敗。猶如散藥。從於踈漏。有  
孔器出。波旬汝今不久當被禁制治罰。猶如  
解理趁逐愚人。波旬汝今須臾被斷一切身  
力。猶如罪人被割截手足異處。本闕二相  
時首陀會一切諸天。以如是等十六種相毀  
魔波旬。摧其力已。時護菩提樹之八神。還復  
共以十六種相重毀波旬。何等十六。

波旬汝今不久之間。被菩薩降。猶如健兒被  
他賊殺。一。波旬汝今被菩薩撲。猶如怯弱羸  
瘦之人。為大力士之所搥打。二。波旬汝今被菩  
薩光之所覆蔽。猶如日出障翳於彼小螢火  
蟲。三。波旬汝今被菩薩威。自然退散。猶如一  
把碎末麥麩。被大風吹。四。波旬汝今被菩薩怖  
失脚馳走。猶如小獸被師子追。五。波旬汝今  
被菩薩拔。如娑羅樹為猛風吹。合根倒地。六。  
波旬汝今被菩薩破。如怨賊城為大力王之  
所摧滅。七。波旬汝今被菩薩竭。如牛跡水為  
盛旱日之所乾涸。八。波旬汝今被菩薩退低  
頭直走。如得罪人為他所殺。忽然得脫。九。

波旬汝今被菩薩擾。如野澤內遭大猛火飛  
鳥亂驚。十。波旬汝今被菩薩伏。心內憂愁。如  
無法行。忽失權勢。下代國王。十一。波旬汝今不久  
當被菩薩剝脫。猶如無翅老病鴻鶴。十二。

波旬汝今不久當被菩薩減削。如行曠野無  
糧食人。十三。波旬汝今不久當被菩薩劫奪。如人  
失船沒於大海。十四。波旬汝今被菩薩焦。如劫盡  
時一切稠林樹木燼滅。十五。波旬汝今不久當被  
菩薩崩倒。猶如金剛打壞石山。十六。是等天神以  
十六種毀魔波旬。其魔波旬聞諸天神如是  
毀辱勸諫之時。向菩薩走。欲殺害故。違失勸  
諫。被諸天神之所毀辱。猶不解心不還本宮。更  
復增忿。勅兵眾言。汝等速起。急疾打散。撮此  
仙人。莫與其命。是人今既自度彼岸。於我界內。  
復教無量無邊眾生。出我之境。我不放汝。若  
汝自知得脫我手。唯汝沙門。速起馳走。遠離於  
此菩提樹下。則命久活。不遭困苦。爾時菩薩  
報波旬言。若當使此須彌山王崩離本處。一切  
眾生悉無復有。一切星宿及以日月墜落墮地。  
大海乾竭。我今已坐菩提樹下。不可移動。魔  
復更瞋。出羸惡言。汝等捉此瞿曇釋子。擊將  
飛行。且緩莫殺。速疾將向我微妙宮。五縛枷  
鎖手著杻械。遣守我門。令我數見。如是困苦  
多種厄難。猶如惡奴。爾時菩薩報波旬言。可  
此虛空將於妙色畫雜種形。或復虛空及諸  
星宿。并日月天墮落於地。汝等諸魔。滿足三  
千。恐怖於我。乃至樹下。魔欲嚇我。無有是處。

佛本行集經菩薩降魔品第三十二上  
爾時魔眾盡其威力。脅菩提樹。不能驚動。菩

薩一毛。有偈說言。

天魔軍眾忽然集	處處打鼓震地噪
吹螺及貝諸種聲	唱言子欲作何事
今見此魔大軍眾	何不起走離此中
汝今妙色如鑄金	面目清淨天人仰
如是身體不久壞	此大魔眾難可當
但看地上及虛空	諸種變現皆充滿
必欲共鬪恐不如	其若瞋忿或損身
梵音迦羅頻伽聲	告諸夜叉羅刹等
愚癡欲惱虛空體	今來怖我亦復然
能以金剛破山王	或用口吹竭大海
或猛瞋龍持手執	如是彼能動我心
魔眾憤怒放火山	拔樹并根歷亂擲
鎔銅赫赤星散注	或有手把惡毒蛇
或駱駝馬白象頭	或貓野干獼猴首
或瞋蛇龍吐氣舌	或復霹靂閃電飛
雜雨土石雹金剛	或注鐵丸諸器仗
槩矛長刀三叉戟	或現金剛齒毒蛇
落地打碎樹枝條	種種兵甲大叫吼
或有百臂射百箭	蛇口吐猛焰火光
或棒鐵丸如須彌	或出可畏熾火雨
倒地劈裂徹泉下	或有竄身前後圍
或在左右及足邊	顛倒手脚放烟火
忽然還復口大笑	如是可畏諸魔軍
菩薩見如幻化為	如是魔力應奪命
彼見猶如水中月	亦復非真男女形
非我非命非眾生	眼耳鼻口身意等
內外因緣各自有	是諸法爾造無人
我作如此語非虛	不信當更作言誓

如我今見於彼等 欲得恐怖於我來  
諸法體性及我身 一切悉空無有實  
是時魔軍夜叉眾等以諸形貌種種身體如  
是恐怖菩薩之時菩薩爾時不驚不怖不動  
不搖而彼魔王波旬更復增瞋恚心內懷愁  
憂遍滿其體不能自安而有偈說

魔家眷屬大可畏 各作種種恐怖形

見彼菩薩不驚惶 波旬心愁劇瞋恨

爾時菩薩作是思惟此魔波旬不受他諫造  
種種事而不自知我今可以如法語言斷其  
一切諸惡法行菩薩如是心思惟已語魔波  
旬作如是言魔王波旬汝善諦聽我本來此  
菩提樹下創初之時將一把草鋪已而坐所  
以者何恐畏後時共魔波旬成於怨讎鬪諍  
相競惡口罵詈汝魔波旬造諸惡行無有善  
心我今欲斷汝魔波旬一切怨讎欲滅汝等  
一切惡業汝魔波旬若欲生於怨恨之心作  
如是念何故菩薩坐此樹下將草作鋪著糞  
掃衣汝心如是妬嫉此事汝魔波旬且定汝  
意我若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後取如  
是等一切諸事付囑於汝願汝迴心生大歡  
喜魔王波旬汝今心中亦有言誓我等必當  
恐怖菩薩令捨此座起走勿停然我復有弘  
大誓願我今此身坐於此座設有因緣於此  
坐處身體碎壞猶如微塵壽命磨滅若我不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我身終不起於  
此處魔王波旬如是次第我等當觀是誰勇  
猛誓願力強有能在先成就此願或我或魔  
及汝軍眾若我福業善根力強我應成此誓

願不虛是時菩薩向魔波旬而說偈言

汝昔施一無遮會 今得如是大威權

我於無量億僧祇 為諸眾生種種施

爾時魔王波旬復向菩薩而說偈言

我昔祭祀無遮會 汝今驗我既非虛

汝若干劫布施行 誰信此言欲降我

魔王波旬說此偈已時菩薩不畏不驚不  
怯不弱專注不亂以柔軟心捨諸恐怖身毛  
和靡視瞬安庠伸其右手指甲紅色猶如赤  
銅兼以種種諸相莊嚴具足無量千萬億劫  
諸行功德善根所生舉手摩頭手摩頭已復  
摩脚跌摩脚跌已以慈愍心猶如龍王欲視  
舉頭既舉頭已善觀魔眾觀魔眾已以千萬  
種功德右手指於大地而說偈言

此地能生一切物 無有相為平等行

此證明我終不虛 唯願現前真實說

爾時菩薩手指此地作是言已時此地所  
負地神以諸珍寶而自莊校所謂上妙天冠  
耳璫手鐮臂釧及指環等種種瓔珞莊嚴於  
身復以種種香華滿盛七寶瓶內兩手持持  
去菩薩坐不近不遠從於地下忽然湧出示  
現半身曲躬恭敬向於菩薩白菩薩言最大  
丈夫我證明汝我知於汝往昔世時千億萬劫  
施無遮會作是語已時其地遍及三千大千  
世界六種震動作大音聲猶如打於摩伽陀  
國銅鐘之聲震遍吼等如前所說具十八相  
爾時彼魔一切軍眾及魔波旬如是集聚皆  
悉退散勢屈不如各各奔逃破其陣場自然  
恐怖不能安心失脚東西南北馳走當是之

時或復白象頓蹶而倒或馬乏臥或車脚折  
狼藉縱橫或軍迷荒不能搖動或復弩槊弓  
箭長刀羅索劍輪三叉戟矧小斧鉞鈇從於  
手中自然落地又復種種牢固鎧甲自碎摧  
壞去離於身如是四方爭競藏竄或覆其面  
踏地而眠或仰倒地乍左乍右宛轉屍移或  
走投山或入地穴或有倚樹或入閭林或有  
迴心歸依菩薩請乞救護養育於我其有依  
倚於菩薩者不失本心時其波旬聞大地聲  
心大恐怖悶絕躡地不知東西於上空中唯  
聞是聲打某撮某捉某斫某殺某斷某黑闇  
之行悉令滅盡莫放波旬

佛本行集經卷第二十九

佛本行集經卷第三十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菩薩降魔品下

爾時彼處別有地神將於一瓶涼冷之水灑魔  
王上而告之言汝魔波旬速疾急起走向自宮  
今為汝故當有種種器仗欲來害於汝身節節  
解汝而彼魔眾本時所作雜類形容殊異身體  
變形而來執持種種兵戈器械如是怖已不能  
復形還如是歸至本來處各相迷失經由七日  
於後或有得相見者或不相見其相見者各相  
借問或復哭母或復哭父或兄或弟或姊或妹  
互相謂言我等今者值此大厄是我等殃我等  
今得本命而還深是我等不可思議而有偈說  
菩薩右手百福嚴 諸指網羅赤紅甲